红楼艺苑善水沏茗版红楼梦剧本

天哥

Mar 9, 2023

# 红楼艺苑善水沏茗版红楼梦剧本

* [红楼艺苑善水沏茗版红楼梦剧本](#红楼艺苑善水沏茗版红楼梦剧本)
* [剧本](#剧本)
* [内部剧本](#内部剧本)
* [01 开辟鸿蒙](#开辟鸿蒙)
* [02 谪入红尘](#谪入红尘)
* [03 宝黛钗相会](#宝黛钗相会)
* [04 黛玉探宝钗](#黛玉探宝钗)
* [05 秦可卿之死](#秦可卿之死)
* [06 黛玉南归](#黛玉南归)
* [07 静日玉生香、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良宵花解语)
* [08 宝玉悟禅机](#宝玉悟禅机)
* [09 共读西厢](#共读西厢)
* [10 情赠茜香罗](#情赠茜香罗)
* [11 飞燕泣残红](#飞燕泣残红)
* [12 情钟愈斟情](#情钟愈斟情)
* [13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 [14 心迷活宝玉](#心迷活宝玉)
* [15 甄府被抄](#甄府被抄)
* [16 病补孔雀裘](#病补孔雀裘)
* [17 兴利除宿弊](#兴利除宿弊)
* [18 重建桃花社](#重建桃花社)
* [19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 [20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 [21 迎春、湘云出嫁](#迎春-湘云出嫁)
* [22 紫鹃试莽玉](#紫鹃试莽玉)
* [23 探春远嫁](#探春远嫁)
* [24 宝黛分离](#宝黛分离)
* [25 黛死钗嫁](#黛死钗嫁)

# 剧本

提交修改的方向：

第一，把01，02压缩成一集，剧情做恰当的改动； 第二，30，请重点改一下，最多拉伸成2集，最好能照应开头； 第三，21-29，得请人专门改改，最好压缩成7集以下。 第四，03-20，请人做一个系统、连贯的修改；分工：03-10，11-15，16-20； 第五，请人专门对全剧的旁白进行修改； 第六，请人专门对全剧的题目进行修改，要保证协调，字数尽量一致。

# 内部剧本

出场人物表（暂定）

男： 贾宝玉（两名，一大一小） 甄宝玉（要求成熟男子扮演） 贾琏（要求成熟的声音） 贾雨村（要求成熟的声音） 某神帝（要成熟的声音） 忠顺王爷（要成熟的声音） 薛蟠（要成熟的声音） 卫若兰（要成熟的声音） 蒋玉菡（要成熟的声音） 贾政（要成熟的声音） 贾赦（要成熟的声音） 茗烟 贾兰 贾芸 僧（要成熟的声音） 道（要成熟的声音） 家人两名 群众演员四名

女： 林黛玉（绛珠） 薛宝钗 王熙凤 史湘云 秦可卿 贾元春 贾探春 贾惜春 妙玉 李纨 花袭人 晴雯 紫鹃 莺儿 鸳鸯 麝月 雪雁 巧姐 小红 坠儿 傻大姐 贾母 王夫人 薛姨妈 邢夫人 尤氏 观音菩萨 警幻仙子 钟情大士 婆子两名 群众演员四名

# 01 开辟鸿蒙

开幕，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日月无光，极其惨烈，主角是两个男子在单挑。

数个镜头闪过。

炎凉大帝：（放下剑）你输了，神瑛。

神瑛倒下，眼神锐利、不甘。

炎凉大帝：受死吧！

场景转换。

鸿蒙初辟，混沌渐开，主题音乐奏起。

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巨大的顽石，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背景是深邃的苍穹，连绵而苍凉山峰，石头靠近山峰，显得很高大。

南方南极观音经过，白衣翩跹，手捧净瓶，瓶插柳条，神容端庄肃静。

神瑛：那个过路的，请留步！

观音：（回首，自语）这石头竟会说话，却也有些灵性。（端详）你有什么说的，可以告于我。

神瑛：当日女娲炼石补天，弄了石头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却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我时运不济，被丢弃在这山青埂峰下，好不凄凉！求你行个方便，带我去那西方仙境，多受日月精华的滋养，将来好歹修成个人形，可以痛快自在，强于在这里天天受罪呢。

观音：（沉吟）原来是补天所弃顽石……善哉，善哉，看你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将来有些造化也未可知，我就发个慈心，成全了你吧。

场景转换，西方灵河畔。

背景：深邃而略显灰白的天幕，一条奔涌的长河，河水显得昏黄，岸上是一片黄土，岸边仅有一棵小草，并无其他植物花卉和景色点缀。

观音：你好自为之吧。

一晃就是五千年后。

西方灵河岸上，顽石一块，绛珠草一颗，叶头上略有红色；石头很大，草与石相映，微风动处，那青草摇摆不休，虽说是一支小草，又无花朵，却妩媚多姿。

从石头中幻化出一个人，神气清爽。

神瑛：（环顾寰宇，神色欢愉）别人修个人形不过数百年功夫，我却足足等了几千年，托这块宝地之福，终于摆脱了石质，嘿嘿，从今天起就可以逍遥了，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俯瞰那草）好妹妹，你我相伴多年，神交已久，希望你也早点修炼成人，而今我好不容易得见天日，正要出去游历一番，恕不多陪了，后会有期！

旁白：女娲炼石之前我已存在，之后又过了不知多少岁月，在冷酷如铁的黑暗中等待了数千万年，那是我第一次获得自由，无限宽广的天地，在我面前绵延不绝的展开。

茫茫云海，矗立着一片连绵绰约的琼宫，光万道滚虹霓，瑞气千条喷紫雾，两边摆数十员镇天元帅，一员员顶梁靠柱，持铣拥旄。

某元帅：来者何人，冒冒失失就要进天庭？

神瑛：（一愣）我不知自己是何人，连姓名皆无，不过在这三界中东游西荡，云去云来，也游历了不少地方，这天庭难道不是人人都可进的么？

元帅：（叱喝）待我看看你的原形……原来是块顽石，哈哈哈！（手指神瑛）也不打量一下自己是谁，竟敢这样大摇大摆地到天上来逛？快点滚回地面吧！

众天兵齐笑。

神瑛：请教各位，要如何才能成仙成佛，得进这天门？

元帅：看你是初得人身，不懂规矩，我就指点指点你，像你这样的出身，唤作“未入流”，比那狐仙妖怪地位还低，若要飞黄腾达，就赶紧去物色个主子，求他帮你在天尊面前求个一官半职，日后小心向上，早晚也好名列仙班，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神瑛：（皱眉）主子？就是那种让别人卑躬屈膝去服侍的人？

元帅：去去，你这未开化的泼皮，离远点儿，仔细乱棒打出去！

神瑛头也不回地离开。、

镜头一：神瑛在山川云雾中自在地穿行； 镜头二：神瑛路遇众神仙，和他们冷冷地对峙； 镜头三：几个神仙和神瑛发生睚眦，神瑛冰冷的目光闪动着； 镜头四：神瑛一个人蹒跚而行； 镜头五：剑飘，血落，一些残忍的画面； 镜头六：持剑的神瑛，冷漠地注视着天地之间；

（旁白）离开西方灵河之后，我到处游山玩水，尽情享受着广袤世界里的自由，直到很久之后，才发现原来别人都有同伴，独我没有，我原是一个怪物，一个异类，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渐渐地，人们称我为“混世魔王”。

地点：蓬莱仙岛、飘渺峰。

绛洞花主：（提剑走出来）什么人，闯进了我的地盘？

神瑛的身影在云雾中慢慢浮现，当看清楚彼此的面容时，两个人都吃了一惊。

两持剑对峙，他们的面目极其相似，但一个衣裳简陋、随意，肤色因日山风吹而略深，眉目间有一股张狂之气，显得十分狂野，另一个衣着华贵，虽无多余的装饰品，却显得雍容高贵，气派非凡，唇角流露出一丝轻慢。

绛洞花主：（皱了下眉）你就是那个最近到处占山为王的家伙？（眯起眼来看了一会儿）石头！

神瑛：正是，石头叫着好难听，今后叫我神瑛大人！

绛洞花主：（若有所思，嘴角流露出蔑视）公开做起强盗来了。净心菩萨送了你“喜新厌旧，贪得无厌”八个字，这下你有名了。

神瑛：这八个字我觉得很适合。

绛洞花主：果然混出名堂来了。

神瑛：少废话，我是后来的，到处都给霸占了，不作强梁可没办法。

绛洞花主：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进来，今天只好让你有去无回了！

神瑛冷笑。

镜头闪过：剑光、人影、面容、眼神。

绛洞花主：停！先不打了！（抹去唇边的血痕）你看中我这山头，可是大错特错了，我这里千万年来从无人骚扰，你以为没缘故么？

神瑛：住的不舒服我再挪窝，不干你事。

举剑。

绛洞花主：跟你说不了人话，看剑！

神瑛：去死吧！

绛洞花主：慢着！说了，别打了，再打我就破相了。

神瑛：啐，你还是个男人吗？

绛洞花主：我也并不是怕你，再打下去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哩，但是我这张脸可很要紧，谈和吧，许多好处给你。

神瑛：（吐出一个字）说。

绛洞花主：你放眼看看，我这仙山神峰，钟灵毓秀，不知道蕴含了多少精华，久而久之，这岛上的花妖树怪就遍地都是了，且大多修成女体，凡是男的我都赶出去了。你看她们，一个比一个娇媚，一个比一个多情，因此我连西天极乐世界也不愿意去了，就给自己取名叫绛洞花主，每天好不快活自在。人说我不思进取，谁知我乐在其中呢？

神瑛警惕地盯着他。

场景转换。

绛洞花主为他引路，带他欣赏岛上的旖旎风光。

无数袅袅婷婷的少女在树丛、花丛中若隐若现，一个个荷袂翩跹，羽衣飘舞，娇若春花，媚如秋月，巧笑嫣笑，从没见过这般景象的神瑛为之失神，半天不说话，连手中的剑也不知不觉垂落了。

绛洞花主：（笑）我的本事你也见了，等闲之辈自然不放在眼里，若是那本领高强，又为非作歹的，必是魔族无疑，然而来了，只说受不了这里的温柔气氛，生怕消磨了英雄气概，住不了几日也就拔腿跑了，因此从几千年起我就住在这里，岛上的姐姐妹妹也都熟的很了，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今日既然撞见你这个天煞魔王，纵使你害了我性命，姐妹们也必然害怕，闪的没影子了，你岂不没趣？你若要和我一起享福，就住下吧。

神瑛：（回过神来）有些意思，你老兄在此享尽了荣华富贵，这花园今后分一半给我。

镜头一：蓬莱仙岛上春光无限。 镜头二：载歌载舞，仙云缭绕。 镜头三：神瑛沉醉不知归路。 镜头四：云雾越来越深。

场景转换。

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个神仙，称名须菩提祖师。

神瑛径入洞天深处观看：一层层深阁琼楼，一进进珠宫贝阙，说不尽那静室幽居，直至瑶台之下。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两边有三十个小仙侍立台下。

小仙甲：什么人在此骚扰？

神瑛：天下无敌、地上无双，人称混世魔王的护花使者神瑛是也。

小仙乙：你是何人，师傅正在登坛讲道呢，你好大的胆子，就闯进来了，快快打出去！

神瑛：（笑）哎呀，这是待客之道吗？

群侍上。一场打斗，神瑛胜出。

菩提：你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恁般狂妄！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

神瑛：我漂洋过海，登界游方，是个神仙就不拿正眼看我，今天这口恶气出得痛快、痛快！哈哈。

菩提：……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将来修不成正果，你必……后悔！（咽气）

神瑛：（踢开尸首，不屑地）啰嗦的老儿！

炎凉大帝、警幻仙子驾到。

炎凉大帝：居然打死了菩提祖师，小子，你也太大胆了！

神瑛：这是哪位大神啊，这么威风凛凛的？

警幻仙子：不得无礼，顽石！这位是统管天地玄黄五老六御的炎凉大帝，能知宇宙未来、穷极因果，连玉皇都要谦让三分，你怎可如此狂妄自大？快放下你的剑！

神瑛：哈哈哈，所谓神明，也不过是管人、要人听话的罢了，我偏偏不听，又怎得？限我自由者，死！

炎凉：小子，须知天外有人，人上有人，如今你这点修为，在我眼里连雕虫末技也算不得。

镜头一：剑光闪动。 镜头二：神瑛的目光。 镜头三：炎凉大帝冷酷的目光。 镜头四：剑交错而过。

……

神瑛倒在地上，炎凉上前，以剑抵其喉。

警幻仙子：请等一下！

炎凉：仙姑要说什么？

警幻仙子：我佛慈悲，常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菩提祖师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大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年，算起来道行深远了，今日断送在这顽石手里，想来必有他的天数，是劫躲不过。这顽石并无奇巧之处，不过是无才可去补天，一腔郁愤塞满胸腔不得发挥罢了，今可暂且饶他，仍叫他回灵河畔去修行罢，着令小仙看管就是。

炎凉：事关重大，倘若这是一个魔障，今日不结果了它，来日恐怕仙姑你担当不起。

警幻仙子：若能度他，也是小仙的功德，若不能，小仙自去元始天尊座前请罪。

场景转换。

灵河畔。

绛珠仙草已经行将枯萎。

神瑛从远方慢慢走近，凝视它。

神瑛：好妹妹，我回来了。

镜头一：灵河畔，神瑛在汲水，取回来浇灌仙草。

镜头二：神瑛在盖赤暇宫。

镜头三：神瑛蹲在绛珠仙草前，凝视，唇边浮现微笑。

远远的，警幻仙子和炎凉大帝站着。

炎凉：那顽石老实了没？

警幻：大神请放心，他自回来这边，便盖了座赤暇宫，住在那棵草旁边，日夜浇灌呵护，我瞧他性情竟然改了许多，加以教导，或许就慢慢醒悟了。

炎凉：你要好好看管，不许他离开这河边再为非作歹。

旁白：我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流浪就这样结束了，长久的漂泊、分别之后，再次回到她身边，这里，是我的故乡，因为，她是我的亲人。

# 02 谪入红尘

多年后。

神瑛站在海边，眺望浩瀚的天际。

从仙草里幻化出人形，绛珠仙子冉冉而出。

绛珠：你在看什么？

神瑛：妹妹，今天精神好些吗？

绛珠：嗯，好多了。今个儿天气好，我们到海上去玩？

神瑛：只怕妹妹身体不好，走不远。

绛珠伸手给神瑛，一起掠过无限的海洋，无限的风云在他们身边飘过，两人轻快地朝着浩瀚的大海尽头而去。

一座绰约的仙岛上，他们停了下来，在沙滩上散步。

远方泛起云雾，渐渐散开，绛洞花主和几个仙子一起翩跹而出。

绛洞花主：神瑛！（两眼望向绛珠，神态显得有些讶异）

神瑛：你今天怎么舍得离开那洞天福地，到这冷冷清清的地方来看我？

绛洞花主：（视线终于从绛珠身上移开）你住在这里，倒是两耳不闻世外事，知道么？为了争权夺利，神族和魔族打起来了。（停顿，望向天边）天庭的权势越来越大，要是他们胜了，我就沦为奴才了。 他们，要的是信徒，是服从、秩序、权威和寺庙，个个都要循规蹈矩，谁也别想例外。（目光收回来，盯着神瑛）我若对他们称臣，放弃终身的快活逍遥，就枉称了“护花使者”四个字！

神瑛不予。绛洞花主转身离去。

绛珠：他在说什么？

神瑛：再说一些奇怪的事情。……跟咱们没有关系。（声音温柔）好妹妹，和你在一起，我最快活了。

绛珠：嗯，咱们只要天天在一起就好了。

旁白：我的梦想————终身属于自己，每天，当太阳在海面上冉冉升起，就像把力量注入我们年轻愉快的灵魂中，即使是漆黑的深夜，呼号过的寒风，凋萎的落花，在最徘徊和凄冷的时刻，也能让我们想要歌唱，赞美被赐予这自由自在的生命。 我从来没想过，高贵如我，要去屈服于谁，也不能想象娇弱如她，某一天被列入天宫歌姬的行列，向谁媚笑。难道这天地之间，就不能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镜头转换。

绛珠的身影在浪花中穿梭，回头向神瑛望，笑容有如那时明净无瑕的天空。海鸥在他们之间翱翔。

旁白：当天庭的消息传来，为了分清敌我，划清界限，所有的神仙妖怪都要去登记注册，朝拜至尊天皇，我终于决定离开赤暇宫，去参加神魔大战。

场景转换。

回到开幕式的场景，一场血腥战斗。

炎凉：顽石，我们又见面了，你竟然加入了魔族。

神瑛：大帝，别来无恙？

炎凉：你果然是个孽障，我留你不得了。

神瑛：在这里，我觉得，能够呼吸，就像大海一样狂叫，像电气一样奔驰，像烈火一样燃烧，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不用去想戒律清规，不用小心谨慎…………对不起，陛下，比你那海市蜃楼的极乐世界有趣多了。

炎凉：短见！这样你永远也不能脱离苦海，成圣成佛，你如此愚昧，不配做神仙，不如让我送你回归本性，仍然去做石头！

神瑛：少吓唬人了，问我手中的剑！

炎凉：笨蛋，这一回要让你粉身碎骨！

旁白：那一战，把我重新打回了地狱，回到了黑暗，混沌，和未知中……像宇宙中的蜉蝣，不断下沉，下沉……

场景转换。

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

两个仙女在云雾和林间漫步。

绛珠：姐姐。

警幻仙子：绛珠妹妹，你在想什么？

绛珠：（迟疑片刻）不瞒姐姐说，我想回赤暇宫去住……年代久了，恐怕荒芜了。

警幻仙子：妹妹，当日是我见你孤苦，特意接来住的，今日你提起赤暇宫，必是思想起神瑛侍者了。神魔大战过去五百年了，这顽石恐怕也早已生锈，失去灵性了，辜负了他千万年的道行。先前我原看好他，奈何他本不知自己所欲何为，竟致走火入魔，方有今日。

绛珠：姐姐，人无痴者，无可与之交，因其无真气也。我所爱神瑛者，乃天下第一真人也。

警幻仙子：他是作奸犯科，天帝要罚的人，我等也莫可奈何。

绛珠：……虽然如此，但我原也不是为了什么天规，我是为了我的私心，且容我去求求观音看。

警幻仙子：妹妹打算怎么说？

绛珠：（摇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说，我想见见他。

警幻：你这样说，断不能成功，我教你一个法儿，就说神瑛招来天谴，皆因锻炼未够，实在并非恶人，不若请观音令他下凡去经历一番，那凡尘之苦，可以抵得过他的罪过了，设若能翻然醒悟，也是菩萨的功德，观音听了，必会松动，届时我与众姐妹再从旁求情，或有希望再给那顽石一个机会。（回头吩咐小婢）去唤痴梦、钟情、引愁等人来，大家一齐去帮绛珠妹妹，如今那顽石受罪也受够了，观音大士又号称万称万应，千圣千灵的，或许这个情能求下来也未可知呢。

南海，普陀岩，紫竹林中。

观音：今天是什么风，把你们都吹来了？

钟情大士：普陀珞珈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向来乘看顾我们太虚幻境，今天是想来听你讲经呢，你又不时常去我们那里走动。

观音：（笑）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哪里是要听我讲经，是做说客来了。

警幻仙子：菩萨有什么不知道的？既如此，还望大发慈悲，当日那顽石是你看怜，带到西天灵河岸去的，天长日久，使他修成个通灵宝玉，他今天虽有劫难，若能度过，将来前途恐怕不可量呢。

观音：（转向绛珠）你求了如来五百年不成，又来找我？

钟情大士：（笑）绛珠，菩萨这是说你绕着弯道儿走呢。

绛珠：望菩萨成全弟子则个，绛珠感恩不尽也。

观音：（沉吟）他犯了天条，如今道行一朝俱毁，灵力全无，岂能再复苏为神仙？除非……除非转世投胎，重新修炼，再挣个仙品罢了。

绛珠：既然如此，我也同去。

钟情大士：（大惊）使不得！常言道，苦海无涯，妹妹如何还自愿堕入红尘，受那轮回之苦呢？绛珠妹子今天可不是疯魔了？

众仙姑：妹妹三思！下界万万去不得。

绛珠：（环顾周围，面露感激）多谢各位好意相劝，然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只得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换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观音：你如何恁般想不开？那西天灵河原是天地山川日月精华之所在，生出你这样一个超犯胜俗的极品，竟是个痴迷的。

警幻：我也警告过他，那红尘中虽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持，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谁知他因未报那顽石的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执拗不悔，一意孤行，可见是前世冤孽了，也违拗不得。

观音：罢了，罢了，今天就许了你，不是为他，却是为你，若能了解此案，便不枉我苦心点化了，望你好自为之，早日跳出迷途。

警幻：恰逢绛洞花主罪刑已满，连带着许多风流冤家，一并在太虚幻境挂了号，就让他们结伴去吧。

旁白：……我在伸手不见无指的黑暗中，又一次睁开了双眼……来到了，人间，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之乡。

背景：三生石畔，幼小的，刚化为人形的绛珠，正在揉着双眼，回头望望微笑的，面目清朗的神瑛，那时候他们天真无邪，阳光灿烂，暖风和煦。

# 03 宝黛钗相会

南海普陀珞珈山。

小童：菩萨，“子乌”、“虚有”两位大士已经到了。

一僧一道飘至宝殿莲花座前。

僧道：（施礼）菩萨唤我二人来，不知有何吩咐？

观音：近期因绛洞花主、神瑛侍者等一干人谪凡，许多风流冤孽不免缠绵下界，且这两个孽障前世本领不小，在天界着实风光过，自然与众不同，恐有神通显示，为害人间，着你二人去看着点。

镜头转换。

京城外，一僧一道结伴而来，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

从江南而来的一艘船泊岸了，下来几个老妇，一个小丫鬟，簇拥着一个小女孩，上了轿子，后面有马车护送。

僧、道目送这一行人远去。

僧：还看什么，十七年后，仍然回来就是了。

道：正是，你我既然接了这份差事，趁此何不也超脱几个，也是一场功德哩。

僧道渐行渐远。

镜头转换。

贾府里。

鸳鸯等人：林姑娘来啦，快接林妹妹。

众人：林姑娘来啦。

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笑迎上来，又有几个忙着进去报信。

黛玉在奶娘和婆子的簇拥下走进正房，贾母在两个丫头的搀扶下出来。

贾母：外孙女儿，外孙女儿！

黛玉：外祖母！（呜咽，下拜）

贾母：外孙女，心肝儿肉啊，我的心肝！（抱住黛玉）可怜我一生只养了这么个女儿，巴巴地嫁了出去，指望着娘儿俩总在一块，好叫我看着放心，偏偏女婿一下就迁到了扬州。我天天烧香拜佛，悬心惦记，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安享富贵，谁知道现在女儿再也见不着，倒是外孙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回来了！（哭）

众人上千劝解，又哭成一团。

宝玉出现在门前，迷惑地望着眼前的一幕，悄悄转身进屋。

贾母：（平静下来）外孙女儿，这是你大舅母。

黛玉：见过大舅母。

贾母：这是你二舅母。

黛玉：见过二舅母。

贾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

黛玉：见过大嫂子。

贾母：这是你三个姐妹，迎丫头，探丫头，这是最小的惜春。你大表姐元春，已经选进宫做女史去了。

黛玉：二姐姐，三妹妹，四妹妹。

探春：（欢乐）林姐姐好。

惜春：（笑）林姐姐！

黛玉对她们莞尔一笑。

众人分坐，饮茶。

一阵笑声由远而近。

熙凤：（笑）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彩秀辉煌的美人从后房门进来。

贾母：（笑）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波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是了。

探春：林姐姐，这是琏嫂子。

黛玉：嫂子。

熙凤：（惊叹）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携黛玉回贾母身边）看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贾母：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

熙凤：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熙凤：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

宝玉又出现在门口，看这欢笑的一幕。

贾母：呆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来见你妹妹！

宝玉：（向前走到黛玉跟前，打量她，片刻，突兀地）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贾母：胡说，他才来，你那里曾见过他？

宝玉：我说见过，你们不信，好吧，虽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贾母：好，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

宝玉：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

黛玉：黛玉。

宝玉：妹妹的表字呢？

黛玉：无字。

宝玉：（俏皮地笑）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

探春：宝哥哥，这可有什么典故？

宝玉：《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妙哉！

探春：只恐又是你的杜撰。

宝玉：（笑）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宝玉：（又问黛玉）妹妹可也有玉没有？

黛玉：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

宝玉：（呆了片刻）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不要这劳什子了！“

贾母：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

宝玉：（怨恨）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贾母：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处，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了，你如今怎比的他？还不好生慎重带上，仔细你爹知道了。

宝玉不理，转身欲离去，回望黛玉因惊恐而满眼溢出泪水。

宝玉停住，默然，回望林黛玉。

贾母替他把玉带上。

贾母：外孙女儿，你带来的人呢？

熙凤：还不快见过老太太。

雪雁、王嬷嬷上。

贾母：（摇头）这两个都不中用，紫鹃，你过来。

紫鹃上。

贾母：今后你就跟了林姑娘吧，早晚好生服侍，就是在我跟前尽了力。

紫鹃：（上前，下拜）见过林姑娘。

黛玉忙扶起她。

宝玉的目光，和黛玉的目光交集。

镜头变得滳倘恍迷离，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朦胧、消失，在逐渐响起的音乐声中，一座座深阁琼楼，一进进珠宫贝阙，一片片雪白浪花层层掀起……在层叠的背景中，浮现出今生林黛玉那双泪眼。

旁白：……那是……一个美梦的开端……

镜头一：黛玉在写字，宝玉站在旁边看着她写的诗文，指指点点；

镜头二：黛玉坐在凳子上，宝玉拿了一支眉笔在为她画眉，一旁的丫鬟看着；

镜头三：宝玉提了一只漂亮的鹦鹉，跑去找黛玉，俩人说笑着什么。

旁白：从那时起，我在花海和树丛的迷雾中彷徨，在像珍珠一样光滑柔顺的梦里穿梭，在连绵不绝的白天和黑夜中怡然自得地游荡，我的眼睛迷恋在锦绣繁华之中，我的呼吸无法离开日渐熟悉的芬芳，甜蜜的日子像沙漏一样从手中滑落……

警幻仙子：宝玉、宝玉……

宝玉：（迷糊中）谁在叫我？

云雾渐起，出现了太虚幻境，一群歌姬在载歌载舞。警幻仙子的窈窕身影浮现，对他微笑。

警幻仙子：我今引汝至此，以汝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汝熟玩，再引汝至此处，令汝倍历这瞬息富贵展眼穷困之循环，便是冀汝于淫中悟情，于乐中悟悲，于色中悟空，于有中悟无，于恶中悟善，切莫再迂阔怪诡，似傻如狂，免得见弃于世道……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镜头转换。

袭人：二爷，做了什么梦，呆呆地想呢？起来洗脸吧。

宝玉：好姐姐，我不想起，被窝里怪舒服的。

袭人：快起来，今个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宝玉：（好奇）什么好消息，快说！

袭人：你薛姨妈要来了。

宝玉：（一骨碌爬起来）真的？他们家在金陵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来了？

袭人：早上听鸳鸯他们说，你姨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了人命，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所以姨太太就带了哥儿姐儿，合家进京了投奔来了。我看呀，依着太太老爷们的意思，一定会留他们长住下来的。

宝玉：（大喜）这么说，宝姐姐也要来了喽？好袭人，快替我穿好衣服，我告诉林妹妹去。

镜头转换。

浩浩荡荡的车队，正朝荣国府而来。

薛姨妈、薛蟠、宝钗、香菱等人的特写镜头一一闪过。

薛姨妈下车，和早已迎候出来的王夫人相见。

薛姨妈：姐姐。

王夫人：妹妹，这一路上可好？

薛蟠神气活现，突然碰到贾政威严的目光，自觉没趣。

三春等人张望着，看到宝钗也迎了过去，问长问短，特写镜头放过。

宝玉和黛玉远远地站在后面，宝钗的目光向他们望去。

宝玉拉着黛玉，一起上前。

三人初会荣禧堂，面带微笑，目光交流间，主题歌奏响。

# 04 黛玉探宝钗

紫鹃在给黛玉梳头发。

黛玉：（若有所思）宝玉今儿怎么没来？

紫鹃：大约天冷，他看完戏就回去了。姑娘也不用惦记，他顽够了，自然要歇歇的。

黛玉：我说呢，这几天不见他登门，必是有好玩的了，不告诉我。

紫鹃：二爷昨儿才来过的呢，只是最近上学堂了，比不得过去空闲，来的略少了点儿，姑娘可别多心。

黛玉：谁多心了？替我准备一下，我去梨香院看看姨妈，打他们来了，我还没去过呢，不成个礼数。

梨香院里。

宝玉：宝姐姐，听说你最近在养病，可大愈了？

宝钗：已经大好了，倒多谢记挂着。宝兄弟，请坐。

宝玉坐下。

宝钗：成日家说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我今儿倒要瞧瞧。 （念）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向莺儿）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做什么？

莺儿：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宝玉：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赏鉴赏鉴。

宝钗：你别听他的话，没有什么字。

宝玉：好姐姐，你怎么瞧了我的呢。

宝钗：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所以錾上了，叫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

宝玉：（念）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

莺儿：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

宝钗：莺儿，你还站在这里坐什么，怎么不去给二爷倒茶？

宝玉：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

宝钗：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

宝玉：既如此，这是什么香？

宝钗：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

宝玉：什么丸药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

宝钗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

某丫鬟：林姑娘来了。

黛玉：嗳呦，我来的不巧了！

宝钗：这话怎么说？

黛玉：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

宝钗：我更不解这意。

黛玉：要来一起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

宝玉：好妹妹，外面下雪了么？你可仔细冷着了。

薛姨妈：来，好孩子们，今天就在姨妈这里吃酒。

李嬷嬷：姨太太，别让他喝。他性子可恶，吃了酒更弄性。

薛姨妈：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许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问，有我呢。

宝玉又说：不必温酒了，我只爱吃冷的。

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

宝玉放下冷酒，有丫鬟拿了酒去暖。

雪雁进来，与黛玉送小手炉。

雪雁：姑娘，这是你的手炉，忘在家了。

黛玉：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

雪雁：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

黛玉：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

薛姨妈：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

黛玉：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姨妈这里，倘或在别人家，人家岂不恼？好说就看的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巴巴的从家里送个来。不说丫鬟们太小心过余，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

薛姨妈：你这个多心的，有这样想，我就没这样心。

宝黛目光交会，宝玉觉得不自在。

李嬷嬷：二爷，喝不得了，仔细老爷今天在家，要问你的书！

黛玉：别扫大家的兴！舅舅若叫你，只说姨妈留着呢，这个妈妈，他吃了酒，又拿我们来醒脾了！（向宝玉）别理他，咱们只管乐咱们的。

李嬷嬷：林姐儿，你不要助着他了，你俩在一起长了五六年，你倒劝劝他，只怕他还听些。

黛玉：我为什么助他？我也不犯者劝他。你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

李嬷嬷：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

宝钗：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

薛姨妈：别怕，别怕，我的儿！来这里没好的你吃，别把这点子东西唬的存在心里，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发吃了晚饭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罢。（吩咐下人）再烫热酒来！姨妈陪你吃两杯，可就吃饭罢。

酒过三巡。

黛玉：（向宝玉）你走不走？

宝玉：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向姨妈）咱们来了这一日，也该回去了。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咱们呢。

黛玉：姨妈，耽扰久了，我回去了。

宝黛并行的身影渐渐远去。

# 05 秦可卿之死

天香楼。

见熙凤和宝玉前来，秦可卿想起床迎接。

熙凤：快别起来，看起猛了头晕。（紧走了两步，拉住秦氏的手）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么着了！

可卿：这都是我没福，这样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己的女孩儿似的待。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倒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无不和我好的。这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顺一天，就是婶娘这样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顺的心，如今也不能够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过年去呢。

熙凤：胡说，哪里就到得这个田地了？况且能多大年纪的人，略病一病儿就这么想那么想的，这不是自己倒给自己添病了么？你只管放宽心，安心养病，这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有我呢！我明儿再来看你。（吩咐宝珠）好生伺候你家少奶奶，知道吗？

宝珠：是。

宝玉、熙凤同车而归。

远远地传来骂声。

焦大：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

宝玉：那边在吵什么？

贾蓉：把他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

焦大：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熙凤：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倘或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

贾蓉：是。

焦大：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宝玉：他说的好有趣，风姐姐，什么是“爬灰”和“养小叔子”啊？

熙凤：（疾言厉色）那是醉汉嘴里混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

特写：宝玉迷惑的脸。

旁白：三天后，蓉儿媳妇的丧钟响彻了贾府。

宝玉：（睡梦中醒来）那是什么钟声？

晴雯：（赶来）二爷还是睡觉吧，那是东府蓉大奶奶没了。

宝玉：啊？

晴雯：你别慌，告诉你，林姑娘明天要回扬州去呢，你还是赶紧睡觉，一早好去辞她。

宝玉：为什么？你在说什么？好好的林妹妹为什么要走？

晴雯：今儿晚上才听鸳鸯姐姐说的，林姑爷的书信寄来，身染重疾，写书嘱林姑娘立刻回去，这事儿拖不得，所以老太太吩咐了，明儿吃过午饭就动身，叫琏二爷送她。

宝玉：啊？（一口血吐出来）

袭人等慌忙上来。

袭人：怎么了？二爷？（吩咐麝月）不得了了，快去回老太太，赶紧请大夫过来。

宝玉：不用忙，不妨事的，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爬起来，要换衣服）

袭人：你到哪里去？才咽气的人，那里不干净，又夜里风大，明早再去不迟。

宝玉：我看林妹妹去，去安慰安慰她。

袭人：小祖宗！林妹妹已经睡下了。

宝玉：顾不得了，估计这会子她也没睡着。晴雯，你给我盏灯笼就是了。

潇湘馆。

林黛玉披衣坐在桌前，对着烛光发呆。

紫鹃替她再披上一件斗篷。

紫鹃：姑娘，睡一会儿吧，明儿路上颠簸，越发睡不好了。

黛玉不语。

紫鹃：行李我都打点好了，姑娘，你就听我一劝，好歹躺一会儿吧。

敲门声。

雪雁把门打开。

宝玉提着灯笼走进来，望着黛玉。

宝玉：妹妹。

黛玉仍不语，注视着他，宝玉走过去。

场景转换。

次日，贾琏带着十几个仆从，护送林黛玉回扬州。

宝玉望向她。

宝玉：（急切地）好妹妹，这一路上千万小心！

黛玉掀开帘子看了眼宝玉。

宝玉：知道了吗？早点回来！好让我放心……

黛玉：……我知道了，你放心就是。

帘子随即放下。

车子远去。

场景转换。

秦可卿的丧事正在办，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

贾珍呆呆的坐在房里。

尤氏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转身朝外走。

上房里，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

门人：珍大爷进来了。

贾珍拄个拐，慢慢地踱了进来，脸色可怕。

邢夫人：你身上不好，又连日事多，该歇歇才是，又进来坐什么？

贾珍：侄儿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子并大妹妹。

王夫人：什么事？

贾珍：如今孙子媳妇没了，侄儿媳妇偏又病倒，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怎么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

邢夫人：原来为这个。你大妹妹现在你二婶子家，只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

王夫人：他一个小孩子家，何曾经过这样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倒是再烦别人好。

贾珍：婶子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我包管必料理的开，便是错一点儿，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从小儿大妹妹顽笑着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又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了。婶子不看侄儿，侄儿媳妇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罢！（哭泣）

熙凤：（向王夫人悄声）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罢。

王夫人：（悄悄的）你可能么？

熙凤：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便是我又不知道的，问问太太就是了。

贾珍：也管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妹妹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谢。（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送与凤姐）妹妹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这两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

王夫人：你哥哥既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只是凡事小心，别自作主意，有事打发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

熙凤：这个自然，太太放心，我知道分寸的。

场景转换，协力宁国府。

熙凤坐在上头正中间的椅子上，平儿等侍女立于旁。

下面站了黑压压的一溜人，皆屏息凝神恭听教训。

熙凤：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在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理。（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的给我唤进来。

……

旁白：我的嫂子凤姐儿，极聪明能干，人们说她，出挑的美人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她不过。有她在的地方，老太太就会高兴，老太太一笑，全家也就笑了，她那精神奕奕的笑容，是荣国府一块最大的金字招牌。

# 06 黛玉南归

扬州。

林黛玉呆呆的站在空荡荡的灵堂里，脸上泪痕已干。

紫鹃和雪雁默默无言，院子里静悄悄的，不闻一声咳嗽。

黛玉的眼前浮现了病危的父亲，捏着她的手。

林如海：你回外祖母身边去……好好过活……

黛玉：爹，别走……别丢下女儿一个人，爹，爹爹！

林家大院四壁空空。

贾琏站在院外，一队人马走进，为首的少年秀气夺人，颇为引人注目。

甄宝玉：（拱手）是贾府的琏二爷吗？

贾琏：（疑惑地打量，陡然省悟）原来是甄家的，这位就是甄二爷了！果然和我家的宝玉外形极像，猛一看还以为是一个人。

甄宝玉：在下甄宝玉，听说贵府的姻亲林家遭了事，特来看看，还望琏二爷不要多心，只当我们小看了你。如今贵府上更出了桩天大的喜事，便不需我家出面，林家这点小事也不足挂齿的。

贾琏：什么喜事？我出门在外，耳目闭塞，竟然不知。

甄宝玉：国舅姥爷大喜！贵府的大小姐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琏兄这一回去恐怕就有赏呢。

贾琏：啊？当真？（掩饰不住喜色，向天边拱手）天恩祖德啊！贾门暂可无忧也，谢天谢地！（邀请）宝兄弟，请，到里面坐！

甄宝玉一笑，随贾琏一起入内。

贾琏：说来让兄弟见笑，我们贾家外表看着轰轰烈烈，其实一年不如一年了，先是尤家一败涂地了，紧跟着邢家、秦家、李家，眼看着都不行了，如今林姑夫因为得罪朝廷，又被降罪革职，险些抄家，多亏贵府及时出手相助，才免失体面。

甄宝玉：琏兄这话太见外了，甄贾两家原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唇亡齿寒，息息相关，怎能不互相多加照应？况且如今形势大好，些许旁亲的衰败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林家的事，不过因为林老爷为人耿直，清高了些，得罪了皇四子，并不是什么大罪，国舅姥爷只管宽心。

贾琏眉毛渐展开，两人开始谈笑风生。

场景转换。

运河边，杨柳依依。

紫鹃：雪雁，扶着姑娘小心点儿。

黛玉下了素轿，向船上走去。

甄宝玉一路骑马相送，忽然望见黛玉，为之一震。

贾琏：这就是表妹林黛玉。（向黛玉）林妹妹，这位是甄家的二少爷，也叫宝玉，甄家和我们家的交情是不用说了，就跟自家人一样。

黛玉向他瞥了一眼。

甄宝玉的眼睛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她。

紫鹃、雪雁等人皆面露差异。

婆子：和我们家那个宝玉，长得怎么这么相像！

黛玉：见过甄二爷，一路有劳您相送了，小妹这就别过。

黛玉上船，紫鹃等也随即上船，贾琏向甄宝玉拱手告辞。

甄宝玉：……（目送她们，失声）这位妹妹，我曾见过的！……

船渐行渐远，甄宝玉仍然呆立在岸边。

场景转换。

卧室里。

宝玉躺在床上，随手翻看一本集子，神色厌倦，百无聊赖。

袭人：（端着茶水进来）我的好二爷，你闷闷不乐的做什么？大小姐晋封了，这天大的喜事你也不笑笑，那要怎样才开心呢？

宝玉：茶放那里吧。（仍然翻书）

袭人：二爷也不看看最近，宁荣两处何等热闹，多少亲朋好友前来庆贺，府里上上下下个个春风得意，独你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众人不笑你越发呆了才怪呢。

晴雯从外面走进来，面带笑意。

晴雯：（走到床头坐下）二爷，别烦闷了，我只告诉你一件喜事。

宝玉：（看向她）去去，能有什么好事？

晴雯：别的事我也不知道，独有一件，琏二爷和林姑娘就要回来了。

宝玉：（一骨碌地爬起来）真的？

晴雯：我几时哄过二爷？就是因为赶上了大小姐的喜信，琏二爷他们才昼夜兼程，听说已经遣人来报信，明天就到家了。

宝玉：啊？（喜上眉梢，披衣就往外跑）

袭人：小祖宗，你去哪儿？

宝玉：去跟风姐姐说，给林妹妹打扫房子，安插器具，奶妈婆子们也该准备准备，好好接了她来家，长长远远的住下来。

袭人在背后摇头。

场景转换。

次日，黛玉的闺房里。

黛玉：（整理案上的书籍、纸笔，吩咐紫鹃）这个给迎春姐姐，这是探春妹妹的，这是宝姐姐的……可都记好了。

宝玉立于旁，笑容满面地看着。

宝玉：好妹妹，这一年里，我也弄了许多新书来，一会儿到我那里去看就知道了。（凑近）妹妹你看这个，（取出一串香念珠）这是前儿送蓉儿媳妇出殡，路上碰到北静王，他送我的，听说还是御赐的，给妹妹。

黛玉：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掷而不取，宝玉只得又收回）

宝玉：你不要这香串，我可要妹妹的东西，有什么好的给我不？

黛玉：（瞅着他，含笑）那也只看我愿意不愿意。

场景转换。

贾琏笑着走进房里。熙凤站起来迎接他。

熙凤：您可回来了！国舅老爷一路风尘仆仆。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赐光谬领否？

贾琏：（笑）岂敢岂敢，多承多承。

平儿与众丫鬟参拜毕，献茶。

贾琏：（坐下喝茶）我不在家一年了，这府里上上下下，可都还安好？没出什么漏子吧？

熙凤：嗳，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抱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况且我年纪轻，头等不压众，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

贾琏：听说宁府里办蓉儿媳妇的丧事，你大大露了一回脸，把那边的人也收服得服服帖帖了？

熙凤：我的爷，哪是我愿意的啊？是珍大哥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你这一来了，明儿你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他的。

贾琏：（笑i）这还多亏了外头有我，里头有你，不然如何忙得过来？眼下又听说要省亲，不知是真的假的？咱家果然要预备接贵妃了吗？

熙凤：这还有假的吗？如今周贵人、吴贵妃家里都已经动了工，偏只咱们家静悄悄的、鸦雀不闻不成？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贾蔷去了姑苏一趟，已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学唱戏，林之孝家的昨日也来回，已采访聘买得十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叫什么来着了？平儿你说说。（喝茶）

平儿：听说法名叫妙玉，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到底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

贾琏：他既是这样的出身，如何轻易请的动？

熙凤：可不是么，只是这姑娘如今父母俱已亡故，到底要有个傍依才是结果，因他文墨也极通，经文也不用学了，模样儿又极好。所以骄傲些，太太便吩咐下了个帖子去请他，过两天也就到了。如今这府里千头万绪，比先前越发忙的不可开交，不独我，明日连你也没一些空闲呢。我苦辞了几回，太太不肯答应，倒反说我图受用，不肯习学了，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呢。

贾琏：（伸了个懒腰）我是快累死了，平儿，你传与二门上，就说我不舒服，大小事情一应不许传报，俱等明日料理，哪怕它天塌下来呢，我只管今天一觉睡到大天亮。

镜头一：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和一群清客，以及宝玉正在指着某景谈论着什么。

镜头二：背景。贾府，一抬轿子渐行渐近，几个尼姑随行。

到了庵门口，妙玉下轿，停住，回身，凝望这片朱楼玉殿，贾府的富贵气息。

镜头三：元春省亲，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值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漱盂，拂尘等类。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版舆，缓缓行来。

镜头四：元妃携手揽宝玉于怀，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

旁白：我十三岁那年，姐姐元春省亲回家，为了迎接她的凯旋归来，大观园在一年之内筑成，号称“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这是我家自曾祖父谢世之后，第二度欣欣向荣起来，我的少年时代，就在这烈火朋友，鲜花着锦之盛的年代度过。

# 07 静日玉生香、良宵花解语

黛玉在床上歇午，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

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

宝玉：（上前推黛玉）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

黛玉：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

宝玉：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

黛玉：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

宝玉：（推黛玉）我往哪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黛玉：（嗤的一声笑出来）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儿。

宝玉：我也歪着。

黛玉：你就歪着。

宝玉：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

黛玉：瞎说！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

宝玉：（看了一看）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脏婆子的。

黛玉：（睁开眼，起身笑）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己枕了，二人对面倒下。）

黛玉：（见宝玉左边腮上有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

宝玉：（一面躲，一面笑）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沾上了一点儿。

黛玉：（以帕替他揩拭了）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

宝玉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笼着何物。

黛玉：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

宝玉：既然如此，这香是哪里来的？

黛玉：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宝玉：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

黛玉：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

宝玉：（笑）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利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你了。

宝玉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呵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嘎吱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的喘不过气来。

黛玉：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

宝玉方住了手。

宝玉：（笑）你还说这些不说了？

黛玉：（笑）再也不敢了。（理鬓，笑）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宝玉：什么”暖香”？

黛玉：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

宝玉：方才求饶，如今更说狠了。

黛玉：好哥哥，我可不敢了。

宝玉：饶便饶你，只把袖子我闻一闻。（拉了袖子笼在面上，闻个不住）

黛玉：这可该去了。

宝玉：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儿。（复又倒下）。

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盖上脸。

宝玉：嗳呦！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

黛玉：什么事？

宝玉：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

黛玉：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

宝玉：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这些不成。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

黛玉：你且说。

宝玉：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议事，因说：“明日乃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方妙。”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干的小耗前去打听。一时小耗子回报：“各处察访打听已毕，惟有山下庙里米最多。”老耗子问：“米有几样？果有几品？”小耗子道：“米豆成仓，不可胜记，果品有五种：一红枣，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

紫鹃和雪雁走近门口，见他们在说话，便又含笑离开了。

宝玉：（继续）老耗子听了大喜，即时点耗前去。乃拔令箭问：“谁去偷米？”一个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只剩下了香芋一种，因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我愿去偷香芋。”

黛玉好奇的睁着眼，且听他往下讲。

宝玉：（忍者笑，一面瞅着黛玉，一面说下去）众耗子见他这样，怕他怯懦无力，都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子忙问：“如何比他们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

众耗子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个变法，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子听了，笑道：“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子都笑道：“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如何变出小姐来？”小耗子现出原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黛玉：（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

宝玉：（连连央告）好妹妹，饶我吧，再不敢了！我因为闻你香，忽然想起这个典故来。

黛玉：（笑）饶骂了人，还说是典故呢。

宝钗走进来。

宝钗：（笑）谁说典故呢？我也听听。

黛玉：宝姐姐，坐这儿。你瞧瞧，有谁！他饶骂了人，还说是典故。

宝钗：（笑）原来是宝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里的故典原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该用故典之时，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儿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的那样，你急的只出汗。这会子偏又有记性了。

黛玉：（笑）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子了。可知一还一报，不爽不错的。

紫鹃掀帘子。

紫鹃：史大姑娘来了。

湘云走来。

湘云：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

黛玉：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

宝玉：你学惯了他，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

湘云：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见一个打趣一个。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伏你。

黛玉：是谁？

湘云：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么不及你呢。

黛玉：我当时谁，原来是他！我哪里敢挑他呢。

宝玉：（打岔）别说这个了，前儿我去看四妹妹，见他画了幅好画儿，把他住的那藕香榭画的跟真的似的，咱们一起去看看罢。

湘云：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

湘云忙回身跑了，林黛玉赶到门前，被宝玉叉手在门框上拦住。

宝玉：饶他这一遭罢。

黛玉：我若饶过芸儿，再不活着！

湘云：好姐姐，饶我这一遭罢。

宝钗：（笑）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分上，都丢开手罢。

某丫鬟：哎呀，这边好不热闹！老太太那边传晚饭呢，姑娘们快去吧。

镜头，宝玉的笑脸，黛玉、宝钗、湘云的笑脸，特写，掠过去。

花瓣飘落，整个屏幕上是一片繁华景象，鲜花盛开，象征着他们的美好年华。

场景转换。

一大清早。

宝玉披衣往黛玉房中来。

黛玉、湘云两个尚卧在衾内。黛玉安稳合目而睡。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

宝玉：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轻轻替湘云盖上）

黛玉：这早晚就跑过来作什么？

宝玉：这天还早呢！你起来瞧瞧。

黛玉：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

宝玉听了，转身出至外边。

黛玉起来叫醒湘云，二人更衣完毕，宝玉复又进来，紫鹃，雪雁，翠缕等进来服侍梳洗。

宝玉：（向湘云）好妹妹，替我梳上头罢。

湘云：（帮宝玉编发）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不是的。我记得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

宝玉：丢了一颗。

湘云：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不妨被人拣了去，倒便宜他。

黛玉：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什么戴去了！

袭人走进来。

紫鹃：袭人姐姐来了，二爷这边梳洗过了

袭人：知道了，你们顽吧，我不过是来看看就回去。

袭人回房，宝钗正好走进来。

宝钗：宝兄弟哪去了？

袭人：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的工夫！（叹息）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

宝钗望着袭人，目露赞许。

宝玉走来。

宝钗：宝兄弟，我告辞了。

宝玉：（向袭人）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见我进来就跑了？

袭人：你问我么？我哪里知道你们的原故。

宝玉：（陪笑）怎么动了真气？

袭人：（冷笑）我哪里敢动气！二爷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身份的人？

袭人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

宝玉无趣，到自己床上歪下。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领斗篷来，替他刚压上，只听”忽”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也仍合目装睡。

袭人：（冷笑）你也不用生气，从此后我只当哑子，再也不说你一声儿，如何？横竖我明年就家去了，这边也用不着白操心，自然有好的选来服侍你。

宝玉：（一骨碌爬起来）怎么，你要回去了？

袭人：上次回家，我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叫我再耐烦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把我赎出去呢。

宝玉：（惊讶）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赎你？

袭人：这话奇了！便是朝廷宫里，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入，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

宝玉：我不放你走，老太太也必不肯放你。

袭人：为什么不放？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的多而且多，如今我们家来赎，正是该叫去的，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

宝玉：虽然如此说，我一心留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

袭人：二爷糊涂了不成？这可比不得别的东西，因为你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那卖的人不得吃亏，可以行得。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于你又无益，反叫我们骨肉分离，这件事，老太太，太太断不肯行的。

宝玉：（思忖半晌）依你说，你是去定了？

袭人：去定了。

宝玉：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我一个孤鬼儿。

袭人：（见此情形，适可而止，转变口气）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

宝玉：你倒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

袭人：咱们素日的好处，再不用说。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搁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

宝玉：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

袭人：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的狠了。

宝玉：再不说这话了。

袭人：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读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做’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变砖出来的。这些话，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

宝玉：再不说了，那原是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

宝玉：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

袭人：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

宝玉连连点头，袭人面露微笑，两人目光交会，都笑了起来。

# 08 宝玉悟禅机

房间里。

凤姐：二十一号是薛妹妹的生日，你看怎么办才好？

贾琏：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了主意？

凤姐：大生日料理，不过是有一定的则例在那里。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

贾琏：你今儿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么给林妹妹过的，如今也照依给薛妹妹过就是了。

凤姐：（冷笑）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我原也这么想定了。但昨儿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之年，老太太说要替他做生日。想来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与林妹妹的不同的了。

贾琏：既如此，比林妹妹的多增些。

凤姐：我也这么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我若私自添了东西，你又怪我不告诉明白你了。

贾琏：罢，罢，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查我就够了，我还怪你！（说着，一径出门了）

场景转换。

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小戏，安排了几席家宴酒席，台上正在上演《鲁智深醉闹五台山》。

宝玉：宝姐姐就好点这些戏。

宝钗：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

宝玉：我从来怕这些热闹。

宝钗：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

宝玉：（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

宝钗：（念）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大喜）好，果然是好句子！宝姐姐真是无书不知，佩服，佩服！

黛玉：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

众人均笑，戏继续排演。

凤姐：（看着台上，笑）：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

湘云：（笑）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

宝玉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众人都笑起来了。

场景转换。

晚间，湘云更衣。

湘云：（吩咐翠缕）把衣服都包起来，东西都带上，仔细别落了！

翠缕：忙什么，等去的日子再包不迟。

湘云：明儿一早就走。在这里作什么？————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

宝玉：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也皆因怕她恼。谁知你不防头就说了出来，他岂不恼你。我是怕你得罪了他，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我，不但辜负了我，而且反倒委屈了我。若是别人，哪怕他得罪了十个人，与我何干呢。

湘云：（摔手）你那花言巧语别哄我。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别人说他，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说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说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头，得罪了他，使不得！

宝玉：我倒是为你，反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践踹！

湘云：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恶誓，散话，歪话，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的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啐你。

宝玉没趣，只得去找黛玉，黛玉在床上装睡，不理睬。

宝玉：凡事都有个原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了，终是什么原故起的？

黛玉：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

宝玉无可分辨，出不得声。

黛玉：这一节还恕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顽，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他和我顽，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个偏又不领你这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做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宝玉呆了半晌，转身回房去。

黛玉：（在宝玉的身后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也别说话。

宝玉回房，在床上闷闷的躺着，忽然翻身起来，提笔疾书。

不久，黛玉寻访而来。黛玉

黛玉：宝兄弟呢？

袭人：已经睡了。

黛玉转身欲走。

袭人：（笑）姑娘请站住，有一个字帖儿，瞧瞧是什么话。（将宝玉所写的给黛玉观看）

黛玉：（念）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笑向袭人）作的是玩意儿，无甚关系。

场景转换。

黛玉、湘云、宝钗三人一起在看字帖。

宝钗：（念）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笑）这个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儿一支曲子惹出来的。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来，存了这个意思，都是从我这一支曲子上来，我成了个罪魁了。（将字帖撕碎，递与丫头们）快烧了罢。

黛玉：不该撕，等我问她，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痴心邪话。

三人都往宝玉屋里来。

黛玉：（笑）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

宝玉：啊？…………

湘云：（拍手笑）这样钝愚，还参禅呢。

黛玉：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在后。（念）“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宝钗：实在这方悟彻。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好传衣钵，令徒弟诸僧各出一偈。上座钟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碓米，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他，今儿这偈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

黛玉：（笑）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呢，还去参禅呢。

宝玉画外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

宝玉：（向三人，笑）谁又参禅了，不过一时顽话罢了。

（特写）四人相视而笑。

# 09 共读西厢

场景：上房里。

人物：王夫人，熙凤，宝玉，黛玉，三春，丫鬟数名。

熙凤：今儿个有件大喜事，包大家听了欢喜。

宝玉：（喜悦）真的？

王夫人：（向熙凤）你讲给我们几个听罢。

熙凤：贵妃娘娘今儿下了道谕，说他幸过之后，大观园必定敬谨封锁，那景致岂不寥落。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却又想到宝兄弟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人，若不命你进去，只怕你冷清了，一时不大畅快，未免令老太太、太太愁虑，因此命宝姑娘、林姑娘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锢，让宝兄弟也仍随进去读书，（看向宝玉，笑）这可不遂了你的心？

（特写）宝玉眉开眼笑，众姐妹都欢笑。

场景转换：宝玉和黛玉在无人处。

宝玉：好妹妹，你想住哪一处？

黛玉：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干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

宝：（拍手笑）正和我的主意一样，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俩个又近，又都清幽。

鸳鸯走来，面带笑。

鸳鸯：（向宝黛）方才老爷和老太太商量过了，二月二十二日子好，哥儿姐儿们好搬进去的。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

场景转换。

鸳鸯在贾母跟前。、

贾母：快和我说说这些孩子们的情况。

鸳鸯：老太太，你听听可好不好？如今宝姑娘住了蘅芜苑，林姑娘住了潇湘馆，二小姐住了缀锦楼，三小姐住了秋爽斋，四小姐是住蓼风轩，大少奶奶住稻香村，宝儿爷是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各人的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另派有专管收拾打扫的，包管妥妥贴贴，至二十二日，就让他们一齐搬进去。

贾母点头笑。 场景转换，大观园内。

特写：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一张张欢乐笑脸。

特写：宝玉和姊妹丫头们一处，天真浪漫，嬉笑游戏。

妙玉在和迎春下棋；惜春在画画：黛玉在看书，平儿等在钓鱼……

旁白：从搬进大观园后，我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真真是意想不到的快乐。那时候春暖花开，园中大半是女孩儿，正在混沌世界，天真浪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生活宛如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在我面前绚丽多姿的展开。

场景转换。

茗烟：二爷，你看这是什么？（把书拿出来）

宝玉：（大喜）《西厢记》？

茗烟：二爷自己悄悄看，千万别给人看见了，不然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

宝玉：知道了，好了好了，你去吧。

场景：

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

时间：三月中旬。

特写：只见一阵风过，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

黛玉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从后面姗姗走来。

黛玉：你在这里作什么？

宝玉：好妹妹，来得正好，咱们快把这个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

黛玉：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宝玉：（喜不自禁）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

黛玉：你在看什么书？

宝玉：（藏之不迭）不过是《中庸》《大学》之类的罢了。

黛玉：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

宝玉：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正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将书递了过去。）

黛玉把花具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宝玉：（笑）妹妹，你说好不好？

黛玉：果然有趣。

宝玉：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

黛玉：（指着宝玉）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转身就走）

宝玉：（向前拦住）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

特写：黛玉嗤的一声笑了。

黛玉：（揉着眼睛，笑）一般也唬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蜡枪头’。

宝玉：（笑）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

黛玉：（笑）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

两人同坐下，一起阅书。

OS画外音：笛韵悠扬，歌声婉转。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断断续续的音乐传来。

特写：黛玉凝神细听那曲子。

画外音：“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音乐继续ichuanlai 特写：宝玉向黛玉凝视。

特写：花瓣继续落下，这是一个如梦如幻的浪漫季节。

# 10 情赠茜香罗

场景：荣国府院落里。

贾琏和宝玉一起从院里出来。

宝玉：听说大老爷身上不好？老太太打发我们都去请安。

贾琏：（面露不屑）不过是他心里大概哪里又不自在罢了。

贾芸突然转出来。

贾芸：请宝叔安。

宝玉：你是？……

贾琏：（笑）你怎么发呆，连他也不认得？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芸儿。

宝玉：（笑）是了，是了，我怎么就忘了。你母亲可好，这会子你在做什么？

贾芸：（指着贾琏）我来找二叔说句话。

宝玉；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我的儿子。

贾琏：（笑）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作儿子了？

贾芸：（笑）俗语说的，“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高不过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

贾琏：你听见了？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

宝玉：明儿你闲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这会子我不得闲儿。明儿你到书房里来，和你说天话儿。我带你园里玩耍去。

场景转换。

次日，贾芸来到外书房。

贾芸：（问小厮们）宝二爷没下来？

茗烟：今儿总没下来。二爷说什么，我替你哨探哨探去。

贾芸等待良久。

茗烟走来，恰好小红也出现了。

茗烟：等了这一日，也没个人儿过来。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儿，就说廊上的二爷来了。

贾芸：什么廊上廊下的，你只说是芸儿就是了。

小红：依我说，二爷竟请回家去，有什么话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空儿我回了他。

茗烟：这是怎么说？

小红：他今儿也没睡中觉，自然吃的晚饭早。晚上他又不下来。难道只是耍的二爷在这里等着挨饿不成！不如家去，明儿来是正经。便是回来有人带信，那都是不中用的，他不过口里应着，他倒给带呢！

贾芸：（望着小红）这话倒是，我明儿再来。

茗烟：我倒茶去，二爷吃了茶再去。

贾芸：（一面走，一面回头）不吃茶，我还有事呢。

贾芸向小红望，两人目光交会。

场景转换。

潇湘馆。

宝玉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

黛玉：（长叹）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宝玉：为甚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

黛玉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

某婆子：（跟进来）妹妹睡觉呢，等醒了再请来。

黛玉：（翻身坐了起来，笑）谁睡觉呢。

婆子：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笑着出去了）

黛玉：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

宝玉：（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你才说什么？

黛玉：我没说什么。

宝玉：给你个榧子吃！我都听见了。

紫鹃进来。

宝玉：紫鹃，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吃。

紫鹃：那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袭人来。

黛玉：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吧。

紫鹃：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再来舀水去。

宝玉：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黛玉：二哥哥，你说什么？

宝玉：我何尝说什么。

黛玉：（哭）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

宝玉：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

袭人走来。

袭人：快回去穿衣服，老爷叫你呢。

宝玉：啊？

宝玉慌忙出去。

黛玉目送他离去。

场景转换。

宝玉：茗烟，老爷叫我是为什么？

茗烟：爷快出来罢，横竖是见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

薛蟠拍着手笑了出来。

薛蟠：要不说姨父叫你，你那里出来的这么快。

茗烟：（笑）爷别怪我。

薛蟠：（打躬作揖赔不是）对不住，对不住，下回可不敢了，不要难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

宝玉：（笑0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我父亲呢？我告诉姨娘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么？

薛蟠：好兄弟，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完了。

宝玉：嗳，嗳，越发该死了。

薛蟠：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古董行的程日兴，他不知哪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熏的暹猪。你说，他这四样礼可难得不难得？那鱼，猪不过贵而难得，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我连忙孝敬了母亲，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唯有你还配吃，所以特请你来，我同你乐一天何如？

特写：一群人在一起饮酒作乐。

特写：薛蟠心情愉悦，众人划拳。

特写：宝玉向蒋玉菡看，蒋玉菡也向宝玉看。

场景转换，走廊下。

宝玉：有一句话借问，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他在那里？如今名驰天下，我独无缘一见。

蒋玉菡：就是我的小名儿。

宝玉：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今儿初会，便怎么样呢？（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扇坠解下来，递与琪官）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谊。

琪官：（笑）无功受禄，何以克当！也罢，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系上，还是簇新的，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将大红汗巾子呈于宝玉）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静王给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

特写：二人交换汗巾。

# 11 飞燕泣残红

场景转换：宝玉醉醺醺的回来。

袭人道：我还当是老爷拿你问话，牵肠挂肚地等着，好不担忧！你且高乐去，也到底打发人来给个信儿。（望向宝玉）你有了好的系裤子，把我那条还我罢。

宝玉：（笑）对不住，我赔你一条吧。

袭人：我就知道又干这些事！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起混帐人去。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

宝玉：（解下自己的汗巾）这条给你，好不好？

袭人：我不稀罕这行子，趁早儿拿了去！

宝玉：已经给你了，好姐姐，就收着罢，都怪我不留心，把你的东西给人了，如今姐姐只收下这条，才见得是原谅我了，你就收了罢。

麝月：宝姑娘来了。

宝钗走进来。

宝钗：（笑）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

宝玉：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

宝钗：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我不吃，叫他留着请人送人罢。我知道我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

晴雯面露不满，走在院内。

晴雯：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个半夜的不得睡觉！

场景转换。

潇湘馆里，黛玉默默的出神。

紫鹃：姑娘怎么了，心神恍惚的？莫不是怕二老爷叫了宝玉去，打骂他么？横竖有老太太、太太在，也愁不到哪里去。（笑着出去了）

黛玉仍然出神，半晌，站起来，朝怡红院去。

黛玉以手叩门。

晴雯：（在门内应）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

黛玉：（叫）是我，还不开么？

晴雯：“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

黛玉气怔在门外，随即神情凄然，不语。

（OS画外音）

黛玉：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淘气，也觉没趣。

（OS画外音）

宝玉、宝钗二人的笑语传来。

黛玉：（画外音）必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尝告你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

特写：黛玉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

特写：深夜，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

特写：黛玉在烛光下写着什么。

场景：大观园里。

时间：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园里百花盛开。

特写：满园里绣带飘扬，花枝招展，更兼着群芳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

宝玉在园子里走着。

特写：

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蹁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去了。

特写：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宝钗正要走开，忽然听到亭子里有人说话，遂侧耳细听。

坠儿：你瞧瞧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芸二爷去。

小红：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我罢。

坠儿：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寻了来不成。

小红：我即许了谢你，自然不哄你。

坠儿：我寻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拣的人，你就不拿什么谢他？

小红：你别胡说。他是个爷们家，拣了我的东西，自然该还的。我拿什么谢他呢？

坠儿：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若没谢的，不许我给你呢。

小红：也罢，拿我这个给他，算谢他的罢。——你要告诉别人呢？须说个誓来。

坠儿：我要告诉一个人，就长一个疔，日后不得好死！

小红：嗳呀！咱们只顾说话，看有人悄悄在外头听见。不如把这窗子都推开了，便是有人见咱们在这里，他们只当我们说顽话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得见，就别说了。

（OS画外音）

宝钗：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

特写：“咯吱”一声，窗子打开。

宝钗：（笑）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

红玉坠儿都唬怔了。

宝钗：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

小红：何曾见林姑娘了。

宝钗：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这里头了。（向内寻了寻）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

小红：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她一听见了，倘或走漏了风声，怎么样呢？（哭）

场景转换。

探春：宝哥哥，你往这里来，我和你说话。

宝玉跟了他，到了一颗石榴树下。

探春：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

宝玉：没有叫。

探春：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

宝玉：那想是别人听错的，并没叫的。

探春：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些来。

宝玉：我这么城里城外，大廊小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磁没处撂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

探春：谁要这些。怎么象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抠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这就好了。我喜欢的什么似的，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了。

宝玉：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五百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一车来。

探春：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拣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这些东西，你多多的替我带了来。我还像上回的鞋作一双你穿，比那一双还加工夫，如何呢？

宝玉：你提起鞋来，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见了老爷，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作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三个字，我就回说是前儿我生日，是舅母给的。老爷听了是舅母给的，才不好说什么，半日还说：‘何苦来！虚耗人力，作践绫罗，作这样的东西’我回来告诉了袭人，袭人说这还罢了，赵姨娘气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经兄弟，鞋搭拉袜搭拉的没人看的见，且作这些东西！’

探春：（登时沉下脸来）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怎么我是该作鞋的人么？环儿难道没有分例的？没有人的？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是闲着没事儿，作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弟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白气。

宝玉：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

探春：连你也糊涂了！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阴微鄙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论理我不该说他，但忒昏聩的不象了！还有笑话呢：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带那顽的东西。过了两天，他见了我，也是说没钱使，怎么难，我也不理论。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来，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倒不给环儿使呢。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

宝钗笑着走来。

宝钗：说完了，来罢。显见的是哥哥妹妹了，丢下别人，且说梯已去。我们听一句儿就使不得了！

探春笑着向宝钗走去。

宝玉：你们先去罢，我就来。

特写：宝玉将许多落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

特写：黛玉葬花。

镜头一：黛玉倚在花锄上落泪。

镜头二：黛玉跪在地上，用手捧起落花。

镜头三：黛玉的手在抚着葬花的泥土。

镜头四：无数的幻影重叠着，宝玉的面孔时隐时现。

旁白：（沉重）这个妹妹，我见过……

背景音乐奏起：葬花吟。

画外音：

一瞬间，我的意识好像从黑暗向清醒切换，难以言表的不安游弋在尘封的记忆底层，仿佛某种危险而充满未知因素的生物，在暗暗窥伺着什么。

画外音：

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那一刻我心碎肠断。

（缓慢）……她是解开我所有秘密的钥匙。

画外音：宝玉呜咽。

黛玉抬头，看见宝玉。

黛玉：我道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把口掩住，长叹了一声，自己抽身便走）。

宝玉：（哽咽）你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后撂开手。

黛玉：有一句话，请说来。

宝玉：（微笑）两句话，说了你听不听？

黛玉回头就走。

宝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黛玉：（回头）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

宝玉：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顽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我心里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儿，才见得比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风姐姐的放在心坎儿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似的独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个心，弄得有冤无处诉！（哽咽）

黛玉滴下泪来，低头不语。

宝玉：我也知道如今不好了，但只凭着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便有一二分错处，你倒是或教导我，戒我下次，或骂我两句，打我两下，我都不灰心。谁知你总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少魂失魄，不知怎么样才好。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还得你申明了缘故，我才得托生呢！

黛玉：你既这么说，为什么昨儿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

宝玉：（诧异）这话从那里说起？我要是这么样，立刻就死了！

黛玉：啐！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讳，你说有呢就有，没有就没有，起什么誓呢。

宝玉：实在没有见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出来了。

黛玉：（想了一想，笑）是了。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待动，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

宝玉：想必是这个原故。等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

黛玉：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我论理不该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

两人一并笑了起来，一起收其花具，并肩散步。

特写：落红片片，如烟如雾，宝黛二人立在风中，说笑着什么。

# 12 情钟愈斟情

房间里，宝玉在更衣。

袭人：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戏献供，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儿的节礼也赏了。

宝玉：别人的也都是这个？

袭人：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两个锭子药。

宝玉：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吧？

袭人：昨儿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怎么就错了！

宝玉：晴雯，你拿我的到林姑娘那里去，就说是昨儿我得的，爱什么留下什么。

晴雯：好。

不一时，晴雯回来。

晴雯：林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二爷留着吧。

袭人：小祖宗，别磨蹭了，快去老太太那里请安罢。

宝玉出来，见黛玉迎面而来。

宝玉：我的东西叫你拣，你怎么不拣？

黛玉：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

宝玉：（面有怒色）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

黛玉：好没意思，白白的说什么誓？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

宝玉：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

黛玉：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宝玉：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尔和他说笑一回，你就说这话。

黛玉：横竖如今有人和你顽，比我又会念，又会作，又会写，又会说笑，你还来理我做什么？

宝玉：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间疏，先不僭后”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疏，她比你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的这么大了，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

黛玉：我难道为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宝玉：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场景转换。

清虚观，贾母等人坐在一起。

特写，张道士在说着什么，只有下面几句是清楚的。

张道士：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十五岁了，生的倒也好个模样儿。我想着哥儿也该寻亲事了。若论这个小姐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的过。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请了老太太的示下，才敢向人去说。

贾母：上回有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儿再定吧。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

宝玉面色难看，黛玉脸色也难看，画面消失。

镜头一：宝玉大骂：什么张道士张神仙！以后再也不见这老东西了！

镜头二：黛玉在潇湘馆里躺着，紫鹃于旁服侍汤药，黛玉气色不佳。

镜头三：宝玉匆匆往潇湘馆而来。

宝玉：妹妹昨天去清虚观打醮，中了暑，今儿可好些了没，吃饭了没？

黛玉：（懒洋洋地）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在家里作什么？

特写：宝玉脸色变来变去，黛玉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看。

宝玉：（沉脸）我白认得了你。罢了，罢了！

黛玉：（冷笑）我也知道白认得了我，哪里象人家有什么配得上呢。

宝玉：（气愤）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到底又准我一句。我便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

黛玉：（颤颤兢兢的说）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来拿我煞性子。

画外音。

宝玉：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

画外音。

黛玉：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

画外音。

宝玉：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

画外音。

黛玉：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

宝玉的表情越来越复杂，猛地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

宝玉：什么捞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顺手抓了把椅子，继续砸玉）

紫鹃：二爷，万万不可！（上来夺玉，向雪雁）不得了，快去叫袭人来，这可闹大了。

黛玉：（惊恐，哭泣）何苦来，你砸他，不如来砸我。

袭人赶来。

袭人：二爷，你这是做什么！

宝玉：（冷笑）我砸我的东西，与你们什么相干！

袭人：（拉着他的手，笑）你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

黛玉望向袭人，突然大哭起来。“哇”的一声吐了起来。紫鹃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雪雁忙上来捶。

紫鹃：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着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

宝玉望向紫鹃，又望望黛玉脸红头胀，滴下泪来。

袭人、紫鹃垂泪。

袭人：（向宝玉）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

黛玉听了，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要剪。袭人紫鹃刚要夺，已经剪了几段。

黛玉：（哭）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

袭人：（接了玉）何苦来，这时我才多嘴的不是了。

宝玉：你只管剪，我横竖不带他，也没什么。

贾母、王夫人一齐进来了。

镜头一：贾母责备袭人、紫鹃，而后带着宝玉离去。

镜头二：黛玉伤心垂泪，紫鹃在旁劝说。

镜头三：宝玉的面上仍有忿色，但也凄然。

场景转换。

怡红院里。晴雯：今儿是薛大爷生日，二爷不去看戏，林姑娘也不去，这不可叫老太太生气？老太太抱怨呢，说你们俩呀，就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我劝你们还是早点和好吧，免得一家子都不安生。

宝玉：“不是冤家不聚头”？（神色恍惚）

袭人：千不是，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小厮们和他们的姊妹拌嘴，或是两口子纷争，你听见了，你还骂小厮们蠢，不能体贴女孩儿们的心。今儿你也这么着了。明儿初五，大节下，你俩难道还再这么仇人似的？依我劝，你正经下个气，陪个不是，大家还是照常一样，这么也好，那么也好。

潇湘馆。

黛玉：“不是冤家不聚头”？（神色迷离）

紫鹃：（走过去，给他披上外衣）依我看呀，前日之事，还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宝玉那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为那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

黛玉：你倒来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

紫鹃：好好的，为什么又剪了那穗子？岂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儿，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

特写：宝玉走到潇湘馆门前，扣门。

宝玉：好紫鹃，开开门。

紫鹃：这是宝玉的声音，想必是来赔不是来了。

黛玉：不许开门！

紫鹃：姑娘又不是了。这么热天毒日头地下，晒坏了他如何使得呢！

紫鹃把门打开。

紫鹃：我只当是宝二爷再不上我们这门了，谁知这会子又来了。

宝玉：（笑）你们把极小的事倒说大了。好好的为什么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

紫鹃：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

宝玉：我晓得有什么气。（走近）妹妹身上可大好了？

黛玉哭。

宝玉：（挨在床沿上坐）好妹妹，好妹妹，我知道妹妹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们来劝咱们，那时节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骂，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好妹妹，你看呢？

黛玉：（瞥着他，又哭）你也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去了。

宝玉：（笑）你往那去呢？

黛玉：我回家去。

宝玉：（笑）我跟了你去。

黛玉：我死了。

宝玉：你死了，我做和尚！

黛玉：（沉下脸）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作和尚？明儿我倒把这话告诉别人去评评。

林黛玉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一声儿也说不出来。

特写：两人相对垂泪。

宝玉：我的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

黛玉：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还这么死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

熙凤突然跑进来。

熙凤：（笑）好了！

宝黛回头一看。

熙凤：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拌的，三日好了，两日闹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着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拉住黛玉）

黛玉：我不去。紫鹃，紫鹃！

熙凤：又叫他们做什么，有我服侍你呢。（拉住黛玉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

到了贾母跟前。

熙凤：（笑）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合，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

满屋里都笑起来。

宝玉看向宝钗。

宝玉：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懒，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儿恼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

宝钗：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

宝玉：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咦，姐姐怎么不看戏去？

宝钗：我怕热，看了两出，热的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

宝玉：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丰怯热。

宝钗：（冷笑）我倒像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

小丫头：我的扇子不见了，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罢。

宝钗：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么，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

黛玉：（面带笑）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

宝钗：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

宝玉：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

宝钗：（笑）原来这叫做《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

熙凤：（问众人）咦，大暑天的，谁还吃生姜呢？

宝玉：这是什么意思？没有人吃生姜。

熙凤：（用手摸着腮，诧异）即没人吃生姜，怎么这样辣辣的？

众人又笑，宝黛对视。

# 13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房间里。

宝玉：（叹）唉，今儿不该说话不留心，又得罪宝姐姐了。（在屋里转圈）

晴雯：二爷，这是怎么啦？（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股子跌折）

宝玉：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

晴雯：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何苦来！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

宝玉：（气氛）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

袭人：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

晴雯：（冷笑）姐姐即会说，就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我们原没服侍过。因为你服侍的好，昨日才挨窝心脚，我们不会服侍的，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

袭人：（忍耐，推晴雯）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

晴雯：（冷笑）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

宝玉：你们气不岔，我明儿偏抬举他。

袭人：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儿是怎么了？

晴雯：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合我说话呢！

袭人：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也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像是恼我，又不像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

宝玉：（向晴雯）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

晴雯：（含泪）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能够。

特写：晴雯在哭，宝玉面带怒色。

麝月：二爷，别气恼了，薛大爷请你去喝酒呢。

宝玉转身离去。

场景转换。

宝玉回来。

院中有乘凉枕榻设下，榻上有个人睡着，宝玉一面在塌沿上坐下，一面推那人。

晴雯：（翻身起来）何苦来，又招我！

宝玉：（笑）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那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说我也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该不该？

晴雯：怪热的，拉拉扯扯作什么！叫人来看见象什么！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

宝玉：（笑）你既知道不配，为什么睡着呢？

晴雯：（笑）你不来便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头去。才刚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发你吃。

宝玉：即这么着，你也不许洗去，只洗洗手来拿果子来吃吧。

晴雯：我慌张的很，连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倘或再打破了盘子，还更了不得呢。

宝玉：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晴雯：即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

宝玉将扇子笑递与他。晴雯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嗤嗤又听了几声。

宝玉：响的好，再撕响些！

麝月走过来。

麝月：少作些孽吧。

宝玉赶上来，一把将麝月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几半子。

麝月：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儿？

宝玉：打开扇子匣子你拣去，什么好东西！

麝月：既这么说，就把匣子搬了出来，让他尽力的撕，岂不好？

宝玉：你就搬去。

麝月：我可不造这孽。他也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

晴雯：（倚在床上，笑）我也乏了，明儿在撕罢。

宝玉：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

# 14 心迷活宝玉

潇湘馆

紫鹃：听说云姑娘定了亲了，跟一个姓卫的公子，老太太和太太他们正在房里议论这事呢。

黛玉：（叹）这里他年纪最小，谁知倒先有结果了。

紫鹃：（抿着嘴笑）他既定了亲，如今可不用惦记那金麒麟了。

黛玉：死丫头，说什么呢，我何曾记得什么金麒麟了？你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烧了香就把炉罩上，我去看看云妹妹就回来。

怡红院里。

宝玉望着湘云，目光中流露不舍。

袭人：（笑）云姑娘，听见前儿你大喜了。

湘云：（红脸）你取笑人家做什么？

袭人：（替他倒茶）听说那卫公子不过十八九岁，和你年龄相当，人品貌相都极好，知道的没有人不称赞的，门第儿根基儿又好，这门亲事算是结对了，我们恭喜你还来不及，这会子你又害臊了。你还记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暖阁住着，晚上你同我说的话儿？那会子不害臊，这会子怎么又害臊了？

湘云：你还说呢。那会子咱们那么好。后来我们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象先待我了。

袭人：你还说呢。先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做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来。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敢亲近呢？

湘云：阿弥陀佛，冤枉冤哉！我要这样，就立刻死了。你瞧瞧，这么大热天，我来了，必定赶来先瞧瞧你。不信你问问缕儿，我在家时时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几声。

宝玉：顽话你又认真了。还是这么性急。

湘云：你不说袭人姐姐的话噎人，倒说人性急。哪，这是我给袭人姐姐的。

湘云打开手帕子，将一个戒指递与袭人。

袭人：（笑）你前儿送你姐姐们的，我已得了，今儿你亲自又送来，可见是没忘了我。只这个就试出你来了。戒指儿能值多少，可见你的心真。

湘云：是谁给你的？

袭人：是宝姑娘给我的。

湘云：我只当是林姐姐给你的。原来是宝姐姐给了你。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

宝玉：罢，罢，罢！不用提这个话。

湘云：提这个便怎么？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怪嗔我赞了宝姐姐。可是为这个不是？

袭人：（笑）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口快了。

宝玉：我说你们这几个人难说话，果然不错。

湘云：好哥哥，你不必说话教我恶心。只会在我们跟前说话，见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么了。

袭人：且别说顽话，正有一件事还要求你呢。

湘云：什么事？

袭人：有一双鞋，抠了垫心子。我这两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

湘云：这又奇了，你家放着这些巧人不算，还有什么针线上的，裁剪上的怎么教我做起来？你的活计叫谁做，谁好意思不做呢。

袭人：你又糊涂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

湘云：既这么说，我就替你做了吧。只是一件，你的我才作，别人的我可不能。

袭人：又来了，我是个什么，就烦你做鞋了。实告诉你，可不是我的。你别管是谁的，横竖我领情就是了。

湘云：论理，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了，今儿我倒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

袭人：倒也不知道。

湘云：前儿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赌气又绞了。我早就听见了，你还瞒我。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的奴才了。

宝玉：前儿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

袭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话，说是新近外头有个会做活的女孩子，说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拿了一个扇套子试试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给这个瞧给那个看的。不知怎么又惹恼了林姑娘，铰了两段。回来他还叫赶着做去，我才说了是你作的，他后悔的什么似的。

湘云：越发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气，他既会剪，就叫他做。

袭人：他可不做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烦他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拿针线呢。

麝月：二爷，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出去会会。

宝玉：（面色沉）老爷和他们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

湘云：（笑）自然你能会宾客，老爷才叫你出去呢。

宝玉：那里是老爷，都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

湘云：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好处，他才只要会你。

宝玉：罢，罢，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愿同这些禄蠹虫们往来。

湘云：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物，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

宝玉：（面色难看）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的经济学问的。

袭人：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你得赔多少不是呢。

宝玉：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湘云：（笑）这原是混帐话。

特写：黛玉走进怡红院。

宝玉：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

黛玉在门口听了这话，先是一怔，接着表情复杂，慢慢地站身离去。

宝玉：好了，我去会拿禄蠹了。

宝玉出来，忽见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忙赶上来。

宝玉：妹妹往哪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

黛玉：好好的，我何曾哭了。

宝玉：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儿未干，还撒谎呢。（抬起手来替他拭泪）

黛玉：你又要死了，作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

宝玉：说话忘了情，不觉的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

黛玉：你死了倒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又是什么麒麟，可怎么样呢？

宝玉：你还说这话，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

黛玉：你别着急，我原说错了。这有什么的，筋都暴起来，急的一脸汗。

特写：黛玉近前伸手替宝玉拭面上的汗。

宝玉瞅了黛玉半天。

宝玉：你放心！

黛玉：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

宝玉：你果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

黛玉：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

宝玉：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特写：黛玉和宝玉怔怔的互相望着。黛玉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

宝玉：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

黛玉：“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

黛玉走远，宝玉仍在原地发呆。

袭人拿了扇子走出来。

袭人：你也不带了扇子去，亏我看见，赶了送来。

宝玉：（一把拉住袭人）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

袭人：（惊吓）神天菩萨，坑死我了！（推宝玉）这是那里的话！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

宝玉一时醒过来，羞的满面紫涨，夺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

袭人在原地发呆。

宝钗：（走来，笑）大毒日头地下，出什么神呢？

袭人：那边两个雀儿打架，倒也好玩，我就看住了。

宝钗道：宝兄弟这会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才看见走过去，倒要叫住问他呢。他如今说话越发没了经纬，我故此没叫他了，由他过去吧。

袭人：老爷叫他出去。

宝钗：嗳呦！这么黄天暑热的，叫他做什么！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叫出去教训一场。

袭人：不是这个，想是有客要会。

宝钗：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

袭人：倒是你说说罢。

一婆子上。

婆子：这是哪里说起！金钏儿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

袭人：（一惊）那个金钏儿？

婆子：那里还有两个金钏儿呢？就是太太屋里的。前儿不知为什么撵他出去，在家里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会他，谁知找他不见了。刚才打水的人在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见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捞起来，谁知是他。他们家里还只管乱着要救活，那里中用了！

宝钗：这也奇了，我去看看姨妈。

场景转换。

宝钗来至王夫人处，只见鸦雀无闻，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

夫人：你从那里来？

宝钗：从园里来。

王夫人：你可知道一桩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

宝钗：怎么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

王夫人：原是前儿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我只说气他两天，还叫他上来。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

宝钗：姨娘是个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王夫人：这话虽然如此说，到底我心不安。

宝钗：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

王夫人：刚才我赏了他娘五十两银子，原要还把你妹妹们的新衣服拿两套给他妆裹，谁知凤丫头说可巧都没什么新作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即说了给他过生日，这会子又给人妆裹去，岂不忌讳。因为这么样，我现叫裁缝赶两套给他。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只是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

宝钗：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赶去，我前儿倒做了两套，拿来给他岂不省事。况且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对。

王夫人：虽然这样，难道你不忌讳？

宝钗：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

场景转换。

镜头一：宝玉在王夫人的房里，和金钏调笑，王夫人突然起来给了金钏一掌。

镜头二：金钏跪在地上哭求。

镜头三：金钏的尸首捞上来。

镜头四：宝玉迷茫而痛悔的脸。

（旁白）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死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金钏的面庞不断在我睡梦里浮现，这一悲凉的符号暗示着我自称”护花使者“的幻象已破灭，从那时起，属于我的最浪漫和天真的岁月，已经一去不返了。

镜头一：贾政在怒责宝玉。

镜头二：王夫人哭着拉住。

镜头三：贾母怒气冲冲而来。

镜头四：宝玉躺在床上，神情迷茫。

画外音：

金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

特写：金钏的笑容。

镜头一：宝玉努力睁开眼睛。

镜头二：黛玉立于床头哭泣。

镜头三：宝玉抓住黛玉的手。

旁白：”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我，将拥有什么？

# 15 甄府被抄

场景：江南甄府。

镜头一：大门洞开，一群士兵涌入。

镜头二：士兵们翻箱倒柜。

镜头三：屋里一片哭闹。

河边，甄宝玉骑在马上，带了几个随从，眺望远方的家园。

随从甲：二爷，走罢，官府的人快来了。

随从乙：此地不可久留。

甄宝玉点头，带着随从扬鞭策马，沿着河岸远远地去了。

场景转换。

潇湘馆。

黛玉在咳嗽，紫鹃侍立与旁。

宝钗走进来。

紫鹃：宝姑娘请坐，我倒茶去。

宝钗：几日不见，你怎么咳得越发厉害了？（坐下，关切的看着他）这里走的几个太医虽都还好，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不如再请一个高明的人来瞧一瞧，治好了岂不好？每年间闹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么？不是个常法。

黛玉：不中用，我知道我这样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日子我是怎么形景，就可知了。

宝钗：可正是这话。古人说：“食谷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气血，也不是好事。

黛玉：（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咳）今年比往年反觉又重了些似的。（咳嗽）

宝钗：前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

黛玉：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竞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可知我竟自误了。你方才说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因我身上不好了，每年犯这个病，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风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宝钗：这样说，我也是和你一样。

黛玉：你如何比的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土地，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了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

宝钗：（笑）将来也不过多费得一副嫁妆罢了，如今也愁不到这里。

黛玉：（红了脸，笑）人家才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里的烦难告诉你听，你反拿我取笑儿。

宝钗：虽是取笑儿，却也是真话。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一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做“司马牛之叹”？你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师动众的。

黛玉：东西事小，难得你多情如此。

宝钗：这有什么放在口里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应候罢了，只怕你烦了，我且去了。

黛玉：好姐姐，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

宝钗：自然要来的。

特写：宝钗离去，显出深思的表情来，面色沉稳。

特写：宝钗在灯下女红，薛姨妈在旁喝茶，薛蟠走进来。

薛蟠：咱们家又不缺针线上的人，妹妹何必亲自动手，每天做到半夜三更，叫外人看了岂不笑话？

宝钗：（正色）哥哥你还说这些，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你看看江南甄家，先前怎样富贵，眨眼就成云烟了，一家老小死的死，充军的充军，剩下一个甄宝玉不知道流落到了何方。咱们的根基还比不得他们，越发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我劝哥哥也收着些，不要天天在外面吃酒赌钱，学点真本事，结交点好朋友，长长远远的打算才是。

薛蟠：你急什么？就算薛家败了，咱们还有贵妃呢，把你嫁到贾府去，不就都结了吗？还怕将来没饭吃不成？

宝钗：（气，拉着母亲）妈妈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

薛姨妈：（气的乱战）我的儿，你别委屈了，你等我处分他，你要有个好歹，我指望那一个来！

薛蟠：（对着宝钗，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好妹妹，恕我这一次罢！原是我刚吃了酒，回来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来家未醒，不知胡说了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气。

宝钗：（笑）啐！你不用做这些像生儿。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们娘儿两个，是要变着法儿叫我们离了你，你就心净了。

薛蟠：（笑）妹妹这话从哪里说起来的，这样我连立足之地都没了。妹妹从来不是这样多心说歪话的人。

薛姨妈：你只会听见你妹妹的歪话，难道你说的那话就应该的不成？当真是你发昏了！

薛蟠：妈也不必生气，妹妹也不用烦恼，从今以后我再不同他们一处吃酒闲逛如何？我若再和他们一处逛，妹妹听见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来，为我一个人，娘儿两个天天操心！妈为我生气还有可恕，弱只管叫妹妹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亲没了，我不能多孝顺妈多疼妹妹，反教娘生气妹妹烦恼，真连个畜生也不如了。

宝钗：（勉强笑）你明白就好，何苦再闹，这会子又招着妈哭起来了。

场景转换。

潇湘馆

紫鹃：姑娘，喝点稀粥。

黛玉喝了两口。

特写：外面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黛玉歪在床上，手里拿着本书在翻看。

黛玉：（叹）宝姐姐大概不能来了。

特写：黛玉在窗下写着什么。

背景音乐：《秋窗风雨夕》

紫鹃：姑娘，宝二爷来了。

特写：宝玉进来，头上带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

黛玉：（笑）那里来的鱼翁！

宝玉：今儿好些？吃了药没有？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

特写：宝玉摘了笠，脱了蓑衣，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住灯光，向黛玉脸上照了一照，觑着眼细瞧了一瞧。

宝玉：（笑）今儿气色好了些。

黛玉：（端详宝玉）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雨的？也倒干净。

宝玉：我这一套是全的。有一双棠木屐，才穿了来，脱在廊檐上了。

黛玉：是什么草编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

宝玉：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的。他闲了下雨时在家里也是这样。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别的都罢了，惟有这斗笠有趣，竟是活的，上头的这顶儿是活的，冬天下雪，带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下顶子来，只剩了这圈子。下雪时男女都戴得，我送你一顶，冬天下雪戴。

黛玉：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脸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

特写；宝玉因见案上有诗，遂拿起来看。

宝玉：好，写得好！只是太伤感了些。

黛玉：别看，不是什么好诗。\*起来夺诗在手内，向灯上烧了）

宝玉：（笑）我已背熟了，烧也无碍。

黛玉：我也好了许多，谢你一天来几次瞧我，下雨还来。这会子夜深了，我也要歇着。你且请回去，明儿再来。

宝玉：（看了看金表）原该歇了，又扰的你劳了半日神。（披蓑戴笠出去了，又翻身进来）妹妹，你想什么吃，告诉我，我明儿一早回老太太，岂不比老婆子们说的明白？

黛玉：（笑）等我夜里想着了，明儿早起告诉你，你听雨越发紧了，快去罢。可有人跟着没有？

某婆子：有人，外面拿着伞点着灯笼呢。

黛玉：这个天点灯笼？

宝玉：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

特写：黛玉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了下来，点了一支小蜡，递与宝玉。

黛玉：这个又比那个亮，正是雨里点的。

宝玉：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没点来。

黛玉：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屐子，那灯笼命他们前头照着。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岂不好？明儿在送来。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么忽然又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特写：宝玉接过玻璃绣球灯，向黛玉看了几眼。

宝玉和丫鬟、婆子们一起出了潇湘馆，打着灯笼，渐渐远去。

特写：黛玉在秋窗下沉思，辗转难眠。

背景音乐继续。

# 16 病补孔雀裘

王熙凤房里。

平儿在一旁。

熙凤：你说奇不奇怪？最近时常有人来孝敬我东西，又不时的来请安奉承，我又不大管他们的事，为什么忽然这么和我贴近？

平儿：奶奶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我猜他们的女儿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丫头，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两银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钱。如今金钏儿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两银子的巧宗儿呢。

凤姐：（笑）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这些人也太不知足，钱也赚够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个丫头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又还想这个。也罢了，他们几家的钱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这是他们自寻的，我自管迁延着，等他们把东西送足了，我再去回太太，横竖我有主意。

王夫人房里，薛姨妈正好在。

熙凤：自从玉钏儿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丫头好，就吩咐，下月好发放月钱的。

王夫人：依我说，什么是例，必定四个五个的，够使就罢了，免了罢。

凤姐：论理，太太说的也是。这原是旧例，别人屋里还有两个呢，太太倒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两银子也有限。

王夫人：也罢，这个分例只管关了来，不用补人，就把这一两银子给他妹妹玉钏儿罢。她姐姐服侍了我一场，没个好结果，剩下她妹妹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也不为过了。

熙凤：太太说的级是。

王夫人：你且别忙，正要问你，如今赵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

熙凤：那是定例，每人二两，赵姨娘有环兄弟的二两，共是四两，另外四串钱。

王夫人：可都按数给他们？

熙凤：怎么不按数给！

王夫人：前儿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吊钱，是什么原故？

熙凤：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是人各一吊。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钱，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这也抱怨不着我，我倒乐得给他们呢，他们外头又扣着，难道我添上不成。这个事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说了两三回，仍旧添上这两分的。他们说只有这个项数，叫我也难再说了。如今我手里每月连日子都不错给他们呢。先时在外头关，那个月不打饥荒，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儿。

王夫人：（想了一会儿）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

熙凤：八个。如今只有七个，拿一个是袭人。

王夫人：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

熙凤：（笑）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了宝兄弟使。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分例上领。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裁了这一两银子，断然使不得。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这个还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须得环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一吊，佳慧等八个小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五百，还是老太太的话，别人如何恼得气得呢。

薛姨妈：（笑）只听凤丫头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车子的，只听他的帐也清楚，理也公道。

熙凤：姑妈，难道我说错了不成？

薛姨妈：说的何尝错，只是你慢些说岂不省力。

王夫人：明儿挑一个好丫头送去老太太使，补袭人，把袭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以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只是袭人的这一分都从我的分例上匀出来，不必动官中的就是了。

熙凤：（笑推薛姨妈）姑妈听见了，我素日说的话如何？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

薛姨妈：早就该如此，袭人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难得。

王夫人：你们那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服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

熙凤：即这么样，就开了脸，明放他屋里岂不好？

王夫人：这不好：一则年轻；二则老爷也不许；三则宝玉见袭人是他的丫头，纵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如今做了跟前人，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如今且浑着，等再过二三年再说。

熙凤出来，到了廊檐上。

某媳妇：（笑）奶奶今儿回什么事，这半天？可是要热着了。

熙凤：（笑）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挽了挽袖子）你们说我回了半日的话，太太把二百年头里的事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说罢！（冷笑）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刻薄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做东西，别做娘的春梦！明儿一裹脑扣了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一想自己，也配使两三个丫头！

熙凤一面骂，一面走远了。

场景转换。

怡红院。

特写：宝玉回到房间，晴雯独卧于炕上，脸面烧的飞红。

宝玉走过去，摸了一摸他的额头。

宝玉：了不得，烫手！（回头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嗅些痛打几个喷嚏，就通了关窍。

晴雯：这是什么？

宝玉：快嗅些，走了气就不好了。

晴雯：啊…………啊欠！了不得，好爽快！拿纸来。

特写：小丫头子递过一搭子细纸，晴雯便一张一张的拿来醒鼻子。

宝玉：（笑）如何？

晴雯：果觉痛快些，只是太阳还疼。

宝玉：越兴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命麝月）和二奶奶要去，就说我说了：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叫做“依弗哪”，找寻一点儿。

麝月去了半日，果拿了半节来。将那药烤和了，用簪挺摊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镜，贴在两太阳上。

麝月：（笑）病的蓬头鬼一样，如今贴了这个，倒俏皮了。二奶奶贴惯了，倒不大显。（向宝玉）二奶奶说了，今儿是舅姥爷生日，太太说了叫你去呢。

宝玉：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晴雯，你好好躺着，我去去就回。（离开）

场景转换。

宝玉回来，进门就唉声叹气，跺着脚。

宝玉：坏了坏了，今儿老太太欢欢喜喜的给了这个褂子，谁知不防后襟子上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没看到，明儿可怎么办呢？

麝月：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这不值什么，赶着叫人悄悄的拿出去，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用包袱包了裘子，交与一个妈妈送出去）赶天亮就有才好。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

半日，婆子拿回来。

婆子：不但能干织补匠人，就连裁缝绣匠并作女红的问了，都不认的这是什么，都不敢揽。

麝月：这怎么样呢！明儿不穿也罢了。

宝玉：不行，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这个去呢。偏头一日烧了，岂不扫兴。

晴雯：拿来我瞧瞧吧。每个福气穿就罢了，这会子又着急。

宝玉：这花倒说的是。

晴雯：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象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得过去。

麝月：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了你，还有谁会界线？

晴雯：说不得，我挣命罢了。

宝玉：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的活。

晴雯：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

特写：晴雯做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拈起针线。

晴雯：（拿了一根线比一比，笑）这虽不很象，若补上，也不很显。

宝玉：这就很好，那里又找俄罗斯国的裁缝去。

特写：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

镜头一：宝玉凝视着晴雯。

镜头二：宝玉拿斗篷来给晴雯披上。

镜头三：宝玉已经躺下就寝，晴雯仍在织补。

背景音乐响起。

特写：晴雯在用牙刷剔除孔雀裘的绒毛。

麝月：这就很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

宝玉：真真一样了。

晴雯：（咳嗽）补虽补了，到底不象，我也再不能了！嗳呦！（身不由主倒下）

宝玉：晴雯！晴雯！（抬头，焦急）麝月，天一亮，赶快去传王大夫来。

# 17 兴利除宿弊

特写：熙凤面色焦黄，躺在床上，神色落寞，平儿在旁侍候汤药。

镜头一：熙凤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仰望着床顶。

镜头二：贾琏进来，拿了包东西就走，看也不看病床上的熙凤。

镜头三：熙凤的面色变来变去，愤怒、克制、焦躁、悲愤、怨恨……掩面，似在饮泣。

镜头四：平儿一面递药给熙凤，一面凝望着她。

错乱的镜头一晃而过。

平儿：太太已经说了，让大奶奶和三姑娘一起协理家务，奶奶只管放心。

熙凤：（皱着眉头）大奶奶菩萨似的，搁不住人两句好话，越发要把那一干小人惯出来。三姑娘虽好，却是未出闺阁的青年小姐，到底难降住他们。（焦躁，想起身）平儿，扶我去议事厅看看。

平儿：（阻止熙凤起来）何苦来操这心！依我说：“得放手时需放手”，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终究咱们是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延至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复又添了下红之症，亏虚成这样了，还不好好保养，可就糊涂了，如今乘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

熙凤：（笑）我病的这个样儿，你还来怄我！（叹）我今儿也乐得偷空，凭他们去罢。

平儿：（笑）这不是正经！

熙凤：

特写：议事厅，探春同李纨坐于上，一应执事媳妇等来往回话者，络绎不绝。

特写：宝钗面色凝重，走进上房。

王夫人：（上前）好孩子，我今儿叫你来，不为别的，你凤嫂子小产了，我原说过一个月，等她将息好了，仍把家务交与他，谁知他禀赋气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养，平生争强斗智，心力更亏，故虽系小月，竟着实亏虚下来，如今只令他好生服药调养，凡事不要操心。虽然叫你大嫂子和三丫头去料理了，园子里事情原多，老婆子们不中用，得空儿吃酒斗牌，白日里睡觉，夜里斗牌，凤丫头在外头，他们还有个惧怕，如今他们又该取便了。我瞧你还是个妥当人，你兄弟姊妹们又小，我又没功夫，你替我辛苦两天，照看照看。

宝钗：姨娘吩咐。我原不敢辞，只是我年轻不谙练，恐怕承担不起。

王夫人：（摆手）不必说了，我知道你的心思，但你只瞧我失了膀臂，一人能有许多的精神？你只管替我办去，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诉我，别等老太太问出来，我没话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说，他们不听，你来回我，别弄出大事来才好。

宝钗：（无奈，犹豫，最终点头）是。

议事厅。

李纨与探春在厅上坐着吃茶。

特写：外面的婆子们议论纷纷，大多面露讥讽，藐视。

特写：探春神色平静，从容。

某婆子走进来。

婆子：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死了，昨日回过太太，太太说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来。

探春看向李纨。

李纨：前儿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银四十两，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

婆子：是。（接了对牌就走）

探春：（放下手里的茶杯）你且回来。（婆子回来）你且别支银子。我且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这两个分别。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你且说两个我们听听。

婆子：（赔笑）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赏多少，谁还敢争不成？

探春：这话胡闹。依我说，赏一百倒好。若不按例，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

婆子：既这么说，我查旧账去，这一会子却记不得。

探春：（笑）你办事办老了的，还记不得，倒来难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若有这道理，风姐姐还不算厉害，也就算宽厚了！还不快找了来我瞧。再迟疑日，不说你们粗心，反像我们没主意了。

婆子满面通红，忙转身出来。

特写：外面的众媳妇们都伸舌头，面露诧异。

旧账取来，探春和李纨一起看，随即合上本子。

探春：给他二十两银子。把这账留下，我们细看看。

婆子取了对牌，离去。

特写：赵姨娘面露愤怒，气冲冲地从外面赶来，一干婆子媳妇见他来都散开了，个个面带讥笑和不怀好意。

探春：姨娘请坐。

赵姨娘：这屋里的人都踩下我的头去了！这还罢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该替我出气才是。（哭）

探春：姨娘这话说谁，我竟不解。谁踩姨娘的头？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

赵姨娘：姑娘现踩我，我告诉谁！

探春：我并不敢。

李纨：（站起来）姨娘请坐这里，有话慢慢说。

赵姨娘：我并不敢坐，你们请坐下，听我说，我在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了你和你兄弟，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别说我了！

探春：原来为这个，姨娘想是会错意了，我并不敢犯法违理。（向旁边）侍书，拿帐翻来给姨娘看。

侍书：是。

探春：姨娘请看，这两个家里都赏过二十两银子，两个外头的都是四十两。外头还有两个外头的，一个赏过一百两，一个赏过六十两……

赵姨娘：（尖叫）那为什么你只给二十两？

探春：姨娘耐着性子听我说，这两笔底下皆有原故，一个是隔省迁父母之柩，外赏六十两，一个是现买葬地，外赏二十两，姨娘看明白了？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也不但袭人，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自然也是同袭人一样。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旧规矩办。说办得好，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说办的不均，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太连房子赏了人，我有什么有脸之处，一文不赏，我也没什么没脸之处。

依我说，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满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太太满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照管家务，还没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来作践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才正经没脸，连姨娘也真没脸！（哭）

赵姨娘：太太疼你，你越发拉扯拉扯我们。你只顾讨太太的疼，就把我们忘了。

探春：我怎么忘了？叫我怎么拉扯？这也问你们各人，那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个好人用人拉扯的？

李纨：姨娘别生气。也怨不得姑娘，他满心里要拉扯，口里怎么说的出来。

探春：这大嫂子也糊涂了。我拉扯谁？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他们的好歹，你们该知道，与我什么相干。

赵姨娘：（愤怒）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你如今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儿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如今没有长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捡高枝儿飞去了！

探春：（气的脸白气噎，抽抽咽咽的哭）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理的，早急了。

特写：探春哭泣，侍书、李纨等在左右相劝，赵姨娘面带怒色，仍在唠叨着什么。

某婆子：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

平儿走进来。

李纨：平姑娘，来这里有什么事？

平儿：（笑）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两。如今请姑娘裁夺着，再添些也不妨的。

探春：（怒）又好好的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养下来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得做人情。你告诉他，我不敢添减，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她好了出来，爱怎么添了去。

平儿：（赔笑）是，是。（向左右）还不快伺候姑娘洗脸？

特写：三四个小丫鬟捧了沐盆，巾帕，靶镜等物来，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镜脂粉之饰。平儿亲与探春挽袖卸镯，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沐。

一个媳妇进来。

媳妇甲：回奶奶姑娘，家学里支环爷和兰哥儿的一年公费。

平儿：你忙什么！你睁着眼看见姑娘洗脸，你不出去伺候着，先说话来。二奶奶跟前你也这么没眼色来着？姑娘虽然恩宽，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你们都吃了亏，可别怨我。

媳妇甲：（赔笑）我粗心了。（忙退出去）

探春：（向平儿笑）你迟了一步，还有可笑的：连吴姐姐这么个办老了事的，也不差清楚了，就来混我们。幸亏我们问他，他竟有脸说忘了。我说他回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儿等她去找。

平儿：他有这一次，管包腿上的筋早折了两根。姑娘别信他们。那是他们瞅着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个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懒来混。（向门外说）你们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们再说。

众媳妇都赔笑。

媳妇乙：（笑）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语说：”一人做罪一人当“，我们并不敢欺蔽小姐。如今小姐是娇客，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

平儿：你们明白就好了。（赔笑向探春）姑娘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多，那里照看的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语说：”旁观者清“，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该添该减的去处二奶奶没行到，姑娘便裁夺添减了，于太太的事有益，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义了。

李纨：（笑）好丫头，怨不得凤丫头偏疼他！本来无可添减的事，如今听你一说，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不辜负你这话。

探春：（笑）我一肚子气，没人煞性子，正要拿他奶奶出气去，偏他碰了来，说了这些话，叫我也没了主意了。（向门外）你进来！

媳妇乙走进来。

探春：你方才回的什么？

媳妇乙：回姑娘的话，环爷和兰哥儿一年学里吃点心或者买纸笔，每位有八两银子的使用。

探春：凡爷们的使用，都是各屋领了月钱的。环哥的是姨娘领二两，宝玉的是老太太物理袭人领二两，兰哥儿的是大奶奶屋里领。怎么学里每人又多这八两？原来上学去的是为这八两银子！从今儿起，把这一项除了。平儿，回去告诉你奶奶，我的话，把这一条务必免了。

平儿：（笑）早就该免。旧年奶奶原说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

媳妇乙：是。（离去）

特写：门外鸦雀无声，众婆子媳妇都不敢言语。

镜头一：探春面露得意微笑。

镜头二：李纨默不作声。

镜头三：赵姨娘骂骂咧咧地跺脚远去。

凤姐的卧房里。

平儿立于熙凤前，已把在议事厅所目睹的经过禀报。

熙凤：（笑）好，好！（向平儿）你知道这几年我生了多少节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我如今”骑上老虎背“了，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有大小事儿，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

平儿：可不是这话！将来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两三个小爷们，一位老太太，这几件大事未完呢。

熙凤：（笑）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姑娘，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体己拿出来。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剩了三四个，满破着每人花上七八千银子。环哥娶妻有限，花上三千银子，若不够，那里省一抿子也就够了。老太太的事出来，一应都是全了的，不过零星杂项使费些，满破三五千两。如今再俭省些，陆续就够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两件事来，可就了不得了。咱们且别虑后事，你且吃了饭，快去听听他们商议什么。

平儿坐下。

熙凤：（继续）这正碰了我的机会，我正愁没个膀臂。虽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已经说了，是个佛爷，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还小呢。兰小子和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只等有热炕火抗让他钻去罢，——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样天悬地隔的两个人来，我想到那里就不服！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人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们家务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得，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她，虽然脸上淡淡的，皆因是赵姨娘那老东西闹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样呢。比不得环儿，实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撵出去了！

平儿拿茶水给熙凤。

熙凤：（饮茶毕）如今三丫头既有这主意，正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我也不孤单了。按正礼天理良心上论，咱们有她这一个人帮着，咱们也省些心，与太太的事业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再要穷追苦克，人恨极了，他们笑里藏刀，咱们两个才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时不防，倒弄坏了。

-平儿：奶奶说的是。 熙凤：趁着紧溜之中，他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还有一件，我虽知你极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如今嘱咐你：他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厉害一层了。如今俗语说：”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他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辨，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他一强，就不好了。

平儿：（笑）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了，这会子才嘱咐我。

熙凤：（笑）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嘱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这不是你又急了，满嘴里”你“呀”我“的起来了！

平儿：（笑）便说”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顿。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的不成？

熙凤：你这小蹄子儿，要掂多少过儿才罢？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

场景转换。

特写一：探春、李纨、宝钗、平儿等人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什么。

特写二：宝钗乘坐轿子巡夜，一路上静悄悄的，下人皆面露恭谨，宝钗面色凝重。

宝钗的轿子远去，垂手侍立婆子们目送之，气氛活跃起来。

媳妇甲：平日二奶奶来巡夜，也不见你们这么谨慎，怎么宝姑娘来了，就一个毕恭毕敬，乔模乔样起来？

某婆子：你知道什么！二奶奶再厉害，也是要回那边去的，三姑娘虽然精细，到底要嫁出去的，只有未来的宝二奶奶，才是得罪不起的呢。

媳妇乙：（笑）原来是这话，我说呢，怨不得太太那么疼她。

媳妇甲：（笑）可不是，那里有叫外人来管家的呢？

众人的议论声渐小，各自散去。

潇湘馆。

紫鹃在给黛玉梳头。

紫鹃：如今三姑娘和大奶奶他每天在厅上起坐，太太不在时，宝姑娘便在上房监察，夜间又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觉比二奶奶当差时倒更谨慎了些，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越性连夜里偷着吃酒顽的功夫都没了。“

黛玉：这都是三姑娘精细，他们要兴利剔弊的事，头一件就把的环哥儿和兰哥儿的八两银子免了，又把姑娘们每个月的头油脂粉钱免了，你想可还有谁敢再驳他？就一件，我纳闷呢，怎么宝姐姐也搅在里头？

紫鹃：（笑）他可厉害呢，与三姑娘合计说，这园子里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一年总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要派园子里本分老诚的老妈妈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免了帐房受辖制，又不与凤姐儿去算帐，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吊钱来，各各欢喜异常。又说有个什么老祝妈是个妥当的，况他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就把咱们潇湘馆这一带的竹子都交给他，如今各房皆有分例，这大观园里要多掐一草、多摘一果也不能了。他想出这个额外的进益来，又使大家齐心把这园里周全的谨谨慎慎，上上下下敬伏的多呢。

黛玉：（笑）好主意。这果一行，舅妈必喜欢。省钱事小，第一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阿弥陀佛，三年之内无饥馑矣！

紫鹃望望她，目光复杂，片刻捧面盆而去。

特写：黛玉目光凝滞，手中的梳子掉在地上，倒在椅子上不说话。

旁白：那是在荣宁二府衰败之前，为了挽救家族的颓势，由三妹妹带头进行的一次”兴利除宿弊“，这是他为着热爱贾府所做的最大的努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 18 重建桃花社

特写：春天，大观园里鲜花盛开，一片新绿。

旁白：元宵之后，凤姐仍然卧病在床，大嫂子和三妹妹每天忙忙碌碌，料理家务，诗社早已搁起，然而大观园里的桃李一样盛开了。尽管冷遁了柳湘莲，剑吻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春天，仍然姗姗来迟了。

许许多多模糊的镜头一闪而过，包括柳湘莲，尤小妹，尤二姐，柳五儿等人极短暂的闪回。

特写：宝玉立于走廊上，呆呆地仰望那一簇簇的鲜花。

背景音乐《葬花吟》再度响起。 他 特写：外间房内传来叽叽呱呱的笑声。

袭人走出来。

袭人：二爷，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按住温都里那膈肢呢。

宝玉反身回去一看，晴雯、雄奴、麝月等正嬉笑成一团。

特写：宝玉和晴雯、雄奴、麝月等四个人一起嬉闹。

翠缕进来。

翠缕：（笑）我们姑娘说了，请二爷快出去瞧好诗。

宝玉：那里的好诗？

翠缕：姑娘们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

特写：黛玉，宝钗，湘云，宝琴，探春等都在一起，手里拿着一篇诗看。

探春：（笑向宝玉）这会子还不起来，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也没有人作兴。如今正是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

湘云：一起诗社时是秋天，就不应发达。如今却好万物逢春，皆主生盛。况这首桃花诗又好，咱们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

宝玉：好，很好。（拿过那诗来）

宝钗：咱们此时就访稻香老农去，大家议定，就好起诗社。

众人一齐起来，往稻香村来。宝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纸上写着《桃花行》一篇。

画外音：（宝玉的声音）

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壮懒。

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

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

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

画外音：（黛玉朦胧的声音）

花解怜人花也愁，隔帘消息风吹透。

风透湘帘花满庭，庭前春色倍伤情。

闲苔院落门空掩，斜日栏杆人自凭。

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叶乱纷纷，花绽新红叶凝碧。

雾裹焰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

天机烧破鸳鸯锦，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进水来，香泉影蘸胭脂冷。

画外音：（宝玉略带颤抖的声音）

胭脂鲜艳和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

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

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

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

特写：宝玉呆呆地落下泪来，复又赶快擦去泪。

宝玉：这诗，你们怎么得来的？

宝琴：（笑）你猜是谁做的？

宝玉：自然是潇湘妃子稿。

宝琴：现是我作的呢。

宝玉：我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所以不信。

宝钗：（笑）所以你不通。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从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媚语。

宝玉：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次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镜头再度闪回，回到当年葬花的情景，背景音乐继续。

场景转换。

大观园里春光明媚。

特写：宝玉和黛玉、宝钗、湘云、探春等姐妹在一起。

宝钗：先来看看云丫头的调寄《如梦令》。

湘云：（念）

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

黛玉：好，也新鲜有趣。我却不能。

湘云：咱们这几社总没有填词，何不起社填词，改个样儿，岂不新鲜些。

黛玉：这话说的极是。就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望向宝玉）你可能？

宝玉：（笑）这词上我们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诌起来。

特写：诸芳一起提笔。

宝钗：我先瞧完了你们的，再看我的。

探春：嗳呀，今儿这香怎么这样快，已剩了三分了。我才有了半首。（向宝玉）宝哥哥，可有了？

宝玉：我这个作的不好，害了害了，香快燃尽了。

李纨：（笑）这算你输了，蕉丫头的半首，且写出来。

探春：（念）

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宝玉：这个我却能续。（念）

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

湘云：正经你分内的又不能，这却偏有了。纵然好，也不算得。林姐姐，你的呢？

黛玉：（念）：

粉堕百花州，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李纨：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

宝钗：（笑）过于丧败。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拌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所以我诌了一首来，未必合你们的意思。

宝玉：（笑）不要太谦，我们且赏鉴，自然是好的。

宝钗：（念，背景音乐同时奏起）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的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湘云：妙！秒！好一个“东风卷的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李纨：果然反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妃子，情致妩媚，却是枕霞，蕉下客今日落第，要受罚的。

探春：（笑）我自然受罚，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么罚？

李纨：不要忙，这定要重重罚他。下次为例。

特写：众姐妹欢笑。

特写：一起放风筝。

# 19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熙凤房里，王熙凤正恹恹地养病，平儿侍于旁。

贾琏进来。

贾琏：（叹）好好的又生事，前儿我和鸳鸯借当，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才刚太太叫我过去，叫我不管那里先迁挪二百银子，做八月十五节间使用。我回没处迁挪。太太就说：“你没有钱就有地方迁挪，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说没地方。前儿一千银子的当是那里的？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了出来，这会子二百银子，你就这样。幸亏我没和别人说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这钱。何苦来要寻事奈何人。

熙凤：（皱眉）咱们和鸳鸯商量弄东西，那日并没一个外人，是谁走漏了这个消息！

平儿：（想了半日）是了。那日说话时没一个外人，但晚上送东西来的时节，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可巧来送浆洗衣服。他在下房里坐了一会子，见一大箱子东西，自然要问，必是小丫头们不知道，说了出来，也未可知。

熙凤：先别去问，我料他们没这样大的狗胆，且把太太打发了去要紧。宁可咱们短些，又别讨没意思。平儿，把我的金项圈拿来，且去暂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

贾琏：越性多押二百，咱们也要使呢。这两日因老太太的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却叫我到哪里去弄！

熙凤：很不必，我没处使钱。这一去还不知指那一项赎呢。

贾琏：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赔了许多，太太那里知道这个帐！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必然不少。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

贾琏跺脚离去。

熙凤：终究是谁走的风声，我竟拟不出个人来。这事倒纳罕了。知道的还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生出别的事来，当紧那边正和鸳鸯结下仇了，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给琏二爷东西，那起小人眼馋肚饱，连没缝儿的鸡蛋还要下蛆呢，如今有了这个因由，恐怕又造出些没天理的话来也定不得。在你琏二爷还无妨，只是鸳鸯正经女儿，带累了他受屈，岂不是咱们的过失。

平儿：这也无妨。鸳鸯借东西看的是奶奶，并不为的是二爷。一则鸳鸯虽应名是他私情，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孙男弟女多，这个也借，那个也要，到跟前撒个娇儿，和谁要去，因此只装不知道。纵闹了出来，究竟那也无碍。

熙凤：理固如此。只是你我是知道的，那不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呢。

丫鬟：太太来了。

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只带一个贴己的小丫头走来，一语不发，走至里间坐下。

熙凤和平儿迎出来。

熙凤：（陪笑）太太今日高兴，到这里逛逛。

王夫人：平儿出去！

平儿：是。

平儿带着众小丫头一齐出去。

王夫人从袖内掷出一个香袋子来，丢在熙凤面前。

王夫人：你瞧瞧，这是什么！

熙凤：（抬起一看，惊慌）太太从哪里得来？

王夫人：我从哪里得来！我天天坐在井里，拿你当个细心人，所以我才偷个空儿。谁知你也和我一样。这样的东西大天白日明摆在园里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头拾着，不亏你婆婆遇见，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遗在那里来？

熙凤：太太怎知是我的？

王夫人：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余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再女孩子们是从哪里得来？自然是那琏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玩意儿，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和我赖！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捡得。倘或丫头们捡着，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捡着，出去说是园内捡着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

熙凤：（含泪）太太说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辩我并无这样的东西。但其中还要求太太细详其理：

那香袋是外头雇工仿着内工绣的，带子穗子一概是市卖货。我便年轻不尊重些，也不要这劳什子，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一。二者这东西也不是常带着的，我纵有，也只好在家里，焉肯带在身上各处去？况且又在园里去，各个姊妹我们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来，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见，我有什么意思？我虽年轻不尊重，亦不能糊涂至此。

三则论主子内我是年轻媳妇，算起奴才来，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人了。况且他们也常进园，晚间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们身上的？

四则除我常在园里之外，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如嫣红翠云等人，皆系年轻侍妾，他们更该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珍大嫂子，他不算甚老外，他也常常带过佩凤等人来，焉知又不是他们的？

五则院内丫头太多，保的住个个都是正经的不成？也有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时半刻人查问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门上小幺儿们打牙犯嘴，外头得了来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没此事，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请细想。

王夫人：（叹）你起来。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轻薄至此，不过我气急了，拿了话激你。但如今却怎么处？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说是前日从傻大姐手里得的，把我气了个死。

熙凤：太太快别生气。若被众人觉察了，保不定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气暗暗访查，才得确实，纵然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这叫做“胳膊折在袖内”，如今惟有趁着赌钱的因由革了许多的人这空儿，把周瑞媳妇旺儿媳妇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里，以查赌为由。再如今他们的丫头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闹出事来，反悔之不及。如今若无故裁革，不但姑娘们委屈烦恼，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的住没有别的事，二则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这话如何？

王夫人：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如今我宁可省些，别委屈了他们。以后要省俭先从我来倒使的，且叫人传了周瑞家的等人进来，就吩咐他们快快暗地访拿这事要紧。

特写：一干媳妇婆子进来。

王善保家的：不是奴才多话，论理这事该早严紧的。太太也不大往园里去，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像受了封诰似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不然，就调唆姑娘的丫头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耽得起。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调调，大不成个体统。

王夫人：（怒）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想必就是他了。我一生最嫌这样人，况且又出来这个事。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快把晴雯叫来！

晴雯来到。

王夫人：“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宝玉今日可好些？”

晴雯：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宝玉在一处，好歹我不能知道，只问袭人麝月两个。

王夫人：这就该打嘴！你难道是死人，要你们作什么！

晴雯：我原是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不过看屋子。我原回过我笨，不能伏侍。老太太骂了我，说‘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么。’我听了这话才去的。不过十天半个月之内，宝玉闷了大家玩一会子就散了。至于宝玉饮食起坐，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又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我闲着还要作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从此后我留心就是了。

王夫人：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费心。即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向王善保家的）你们进去，好生防他几日，不许他在宝玉房里睡觉。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治他。（喝令）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

晴雯出去。

王夫人：（向凤姐）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

王善保家的：太太请养息身体要紧，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如今要查这个主儿也极容易，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猛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想来谁有这个，端不单只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东西。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

王夫人：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

场景转换，抄检大观园。

熙凤带着人马出动。

熙凤：我有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捡抄不得的。

王善保家的：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

怡红院。

镜头一：熙凤喝茶，宝玉茫然无措，袭人等在旁侍立，王善保家的翻箱倒柜。

镜头二：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

镜头三：宝玉目送一干人离去。

潇湘馆。

特写：带了众人到丫鬟房中，开箱倒笼地抄检了一番。

特写：王善保家的拿着东西给熙凤看。

熙凤：宝玉和他们从小儿在一处混了几年，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这也不算什么罕事，撂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

紫鹃：直到如今，我们两下里的东西也算不清。要问这一个，连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

特写：一干人离去，黛玉起来望着他们的背影。

紫鹃：姑娘，没我们的什么事了，回去吧。

黛玉：（幽怨地）这里住不得了。

探春院内。

探春：深更半夜的，所为何事？

熙凤：（赔笑）没什么事，因为丢了一件东西，连日访查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越性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净他妈呢的好法子。

探春：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有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

特写：丫头们把箱柜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

熙凤：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妹妹别错怪我。何必生气。（向丫鬟们）还不快把箱子关上，东西都收起来。

探春：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特写：熙凤感到尴尬，众人不敢做声。

周瑞家的：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奶奶且请到别出去吧，也让姑娘好安寝。

熙凤：（赔笑）三小姐的抄家经念完了，咱们也该告辞了。

探春：可细细的搜明白了？若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

熙凤：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

探春：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抖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

熙凤：三小姐，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

探春：（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不曾？

众人赔笑。

周瑞家的：都翻明白了。

王善保家的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

王善保家的：（嘻嘻笑）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

探春登时给他一巴掌，大怒，指着王家的。

探春：你是什么电脑哦关系，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生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凉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他，就错了主意！你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解衣卸裙，拉着凤姐儿）来，你可细细的翻了，省得叫奴才来翻我身！

熙凤：三姑娘，别恼了，原是这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癫癫起来。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

探春：（冷笑）我但凡有气性，早一头碰死了！不然岂许奴才来我身上翻贼赃了。明儿一早，我先回过老太太太太，然后过去给大娘赔礼，该怎么，我就领。

王善保家的：罢了，罢了，这也是头一遭挨打，我明儿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吧。这个老命还要他作什么！

探春：（喝命丫鬟）你们听他说的这话，还等我和他对嘴去不成。

侍书：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们的造化了。只怕舍不得去。

熙凤：（笑了起来）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

探春：我们做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这还算笨的，背地里就只不会调唆主子。

场景转换。

一干人围住入画。

入画：（黄了脸，跪下哭诉）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因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了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

惜春：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好歹带他出去打吧，我听不惯的。

凤姐笑道：“这话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

惜春：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样呢。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

凤姐：素日我看他还好。谁没一个错，只这一次，二次犯下，二罪具罚，但不知传递是谁。

惜春：若说传递，再无别个，必是后门上的张妈。他常肯和这些丫头们鬼鬼祟祟的，这些丫头们也都肯照顾她。

特写：惜春冷漠坚决的面容。

场景转换。

迎春院里。

特写：众人围住司棋。

镜头一：司棋面无惧色。

镜头二：熙凤脸上浮现冷笑。

镜头三：司棋被关押。

旁白：抄检大观园就这样落幕了，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 20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地点：稻香村。

李纨正和尤氏在一起说着什么。

素云：宝姑娘来了。

李纨：快请。

宝钗已走进来。

尤氏：怎么一个人忽然走来，别的姊妹都怎么不见？

宝钗：正是，我也没有见他们。只因今日我们奶奶身上不自在，家里两个女人也都因时症未起炕，别的靠不得，我今儿想出去伴着老人家夜里作伴儿。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么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横竖进来的，所以来告诉大嫂子一声。

李纨：（笑）既这样，且打发人去请姨娘的安，问是什么病。我也病着，不能亲自来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自打发人去到你那里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两天还进来，别叫我落不是。

宝钗：落什么不是呢，这也是通共常情，你又不曾卖放了贼。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过去，竟把云丫头请了来，你和他住一两日，岂不省事。

地点：怡红院。

镜头一，：王夫人正在发怒。

镜头二：四儿被逐。

镜头三：芳官被逐。

镜头四：晴雯被逐。

镜头五：宝玉迷茫而痛苦的脸。

旁白：这件事后，宝姐姐搬了出去，再不曾回蘅芜院，大观园诸芳流散，至此拉开了序幕。

特写：宝玉倒在床上哭。

袭人：哭也不中用了。你起来我告诉你，晴雯已经好了，他这一家去，倒心静养几天。你果然舍不得他，等太太气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进来也不难。

宝玉：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

袭人：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轻佻些。在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嫌他，像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

宝玉：这也罢了。咱们私自顽话怎么也知道了？又没外人走风的，这可奇怪。

袭人：你有甚忌讳的，一时高兴了，你就不管有人无人了。我也曾使过眼，也曾递过暗号，倒被那别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觉。

宝玉：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

袭人：（沉吟，赔笑）正是呢。若论我们也有顽笑不留心的孟浪去处，怎么太太竟忘了？想是还有别的事，等完了再发放我们，也未可知。

宝玉：（笑）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他两个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还有孟浪该罚之处！只是芳官尚小，过于伶俐些，未免倚强压倒了人，惹人厌。四儿是我误了他，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来作些细活，未免夺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然他生的比人强，也没肾妨碍去处。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想是他过于生的好了，反被这好所误。（哭）

袭人：天知道罢了。此时也查不出人来了，白哭一会子也无益。倒是养着精神，等老太太喜欢时，回明白了再要他是正理。

宝玉：你不必虚宽我的心。等到太太平服了再瞧势头去要时，知他的病等得等不得。他自幼上来娇生惯养，何尝受过一日委屈。连我知道他的性格，还时常冲撞了他。他这一下去，就如同一盆才抽出嫩箭来的兰花送到猪窝里去一般。况且又是一身重病，里头一肚子的闷气。他又没有亲爷热娘，只有一个醉泥鳅姑舅哥哥。他这一去，一时也不惯的，那里还等得几日。知道还能见他一面两面不能了！

袭人：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然说一句略妨碍些的话，就说是不利之谈，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该的了！他便比别人娇些，也不至这样起来。

宝玉：不是我妄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

袭人：什么兆头？

宝玉：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

袭人：（笑——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也太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若不婆婆妈妈的，真也成了个呆子了。

宝玉：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比如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这海棠也应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边。

袭人：（笑）真真的这话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想是我要死了。

宝玉：这是何苦！一个未清，你又这样起来。罢了，再别提这事，别弄得去了三个，又饶上一个。

袭人：（笑）若不如此，你也不能了局。

场景转换。

镜头一：宝玉走进一所旧民宅。

镜头二：晴雯睡在芦席土炕上。

镜头三：宝玉望向气息奄奄的晴雯。

宝玉：晴雯，晴雯！醒醒。

晴雯：（睁开眼，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我只当不得见你了。

宝玉哽咽。

晴雯：阿弥陀佛，你来的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和。渴了这半日，叫半个人也叫不着。

宝玉：茶在那里？

晴雯：那炉台上就是。

特写：宝玉倒茶。

晴雯：快给我喝一口罢！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咱们的茶！

特写：晴雯喝茶。

宝玉：（流泪）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

晴雯：（呜咽）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不想平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有冤无处诉。

宝玉：（哭，拉晴雯的手，只觉瘦如枯柴，腕上犹戴着四个银镯）且卸下这个来，等好了再戴上罢。（卸）可惜这两个指甲，好容易长了二寸长，这一病好了，又损好些。

特写：晴雯拭泪，就伸手取了剪刀，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又伸手向被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并指甲都与宝玉。

晴雯：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论理，本不该如此，只是担了虚名，我可也是无可如何了。

交换。

晴雯：（哭）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

宝玉与晴雯相对而泣。

背景音乐奏起。

特写：深夜，宝玉在枕上长吁短叹，复去翻来。

特写：天亮了。

旁白：我知道他死了。

镜头一：宝玉在祭拜晴雯。

镜头二：宝玉呜咽。

画外音：（宝玉念）

维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怡红院浊玉，谨以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四者虽微，聊以达诚申信，乃致祭于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曰：

窃思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凡十有六载。其先之乡籍姓氏，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栖息宴游之夕，亲昵狎亵，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畸。忆女儿曩生之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瑛娴，妪媪咸仰惠德。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罬；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虿之谗，遂抱膏肓之疚……

尔乃西风古寺，淹滞青燐；落日荒丘，零星白骨。楸榆飒飒，蓬艾萧萧。隔雾圹以啼猿，绕烟塍而泣鬼。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余衷，默默诉凭冷月。

……

余乃欷歔怅望，泣涕彷徨。人语兮寂历，天籁兮筼筜。鸟惊散而飞，鱼唼喋以响。志哀兮是祷，成礼兮期祥。呜呼哀哉！尚飨！

# 21 迎春、湘云出嫁

潇湘馆里。

黛玉：你今儿去哪里了？二姐姐上午就走了……陪了四个丫头过去。

宝玉：（叹）到底让他走了！连老爷都拦不住，何况于我？眼睁睁看着二姐姐去了，也没甚本事救得回来！那孙绍祖不是什么好东西，满京城都知道他的恶名，一味的舞刀弄枪，哪里读过半本书！必然也不懂得怜香惜玉。大老爷发了昏，贪他的银子，不顾骨肉的死活，真真太过糊涂！

黛玉：从来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老爷肯了，二姐姐还不由他卖去？姐妹们为了他的事，私下也筹划许久了，只是老太太都不肯管，我们又奈何？我且问你去哪里了，这会子回来满面愁云，究竟出了什么大事？

宝玉：唉！一早接到消息，说卫家出事了，我便急忙赶去查看动静。

黛玉：怎么？前些天听说卫老爷在边疆战死，又出了什么事？

宝玉：卫家……被抄了！

黛玉：（惊）你说什么！

宝玉：要不亲眼看到，我也不信，卫老爷子于国家有功，怎么他家反而被抄了？但我去的时候，见他家刚好被锦衣军封了，一条大街上满是军兵，一打听，原来是忠顺王爷带人去抄的，说他家克扣下人，逼死人命，又说卫老爷有通敌叛国之嫌，很该全抄！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我也不敢闯进去，只赶紧到北静王府大厅，才知道形势更糟糕，唉！

黛玉：你只管跟我说我也知道，如今的光景一年比不得一年了，时常也听到些风言风语，说史家没钱使，赶着要把云妹妹献出去，现在卫家遭难了，不知道云妹妹如何自处？

宝玉：（默默地看着黛玉，半晌）妹妹，你放心，横竖我俩在一起就是了……我下午便去史侯家，听听云妹妹的意思。

场景转换。

宝玉徐步上了一座酒楼，卫若兰起来相迎。

卫若兰：（拱手）宝二爷，幸会，幸会。

宝玉：（迎上）卫公子，久仰了。

卫若兰：请。

宝玉：请。

两人坐下喝茶。

卫若兰：今儿约见宝二爷，不为别的，只因在下曾与史家小姐订有婚约，卫家今遭变故，已非昔日可比，也不敢轻易上门去，免得连累亲友，还烦你托个话，跟你们老太太讲，请他老人家做主把这婚事退了。

宝玉：旧闻卫公子深明大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在下深为感佩。只是订者，定也。此事还要斟酌。

卫若兰：卫家今已颓败，一无所有，怎能累及史小姐？

宝玉：（叹息）不瞒卫公子说，云妹妹听到卫家要退婚，便力了誓言：你既不负他，他也不能负你，岂有婚姻大事，出入随意的？家内人虽然百般相劝，他只不听，如今已和他叔婶闹翻，老太太也正为此烦心，但只说：难得他心志坚定，凭他自主好了。

卫若兰：多承史小姐情深义重，但卫家如今罪名未定，吉凶难料，若只是抄没家产、革职罢官，却还好说，若是老少充军，发配边疆，越发带累他了，此事万万行不得。 吧 宝玉：你不必多说了，云妹妹心意已决，他原自小没了爹娘，和叔叔婶婶住在一起，不知受了多少苦楚，今儿他已发下重誓，还求你们卫家早点去抬轿子，把他接了去。（自怀中取出金麒麟）这个，权作小弟的一点心意，请卫公子收了吧。

卫若兰接过来，面带感动。

场景转换。

贾府里，湘云收拾包裹，带着丫头要走，宝玉、黛玉、宝钗等陪在旁边。

宝玉：云妹妹，因何去的这么急？

湘云：二哥哥！（哭）今日里风言风语甚多，说卫家怎么得罪朝廷了，又说我不知好歹，住到这里来，连累了贾家，叔叔婶子也节节进逼，放出狠话，强我去做那背信弃义、不仁不义的勾当，我不能！（哽咽）卫公子如今家无片瓦，别人嫌他穷，我喜欢他有情有义，跟着他，将来落到提着篮子沿街讨饭，我也心甘情愿，绝无半句怨言！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疔烂了出来，烂化成酱在这里（哭）

黛玉：云丫头，快别胡说，好好的，那里就到这个地步了？

宝钗：还是颦儿这话明白，虽然老太太许你自主，也要瞻前顾后，那有人家的花轿未到，自己巴巴地跑去的呢？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家外头空置的房舍有多，这会子也不指望那几个房租，如今且把卫家的女眷暂时安顿下来，择个黄道吉日，再让卫家派人来，从从容容接你过门，岂不体面些？就是一应日费供给，也尽能照应到的，卫家数百年来树大根深，古人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难道他家就这么败了不成？未必不慢慢周旋过来，那时你叔婶也宽心，史家也不落得笑话。我是一片真心为你。你千万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办去。

湘云：好姐姐，你这样说，倒多心待我了。凭他怎么糊涂，连个好歹也不知，还成个人了？我若不把你们当作亲人一样看，这些家常话烦难事也不肯尽情告诉你们了。

宝玉：（松了口气）云妹妹，先在大观园里住着，外头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第一个告诉你，翠缕，把姑娘的包裹先放下。

镜头转换。

众人围着迎春。

迎春：（哭泣）姓孙的不是个东西，一味好色，好赌，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都给他……淫遍，我略劝他两三次，他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他又说，老爷收着他五千银子，不该使了他的，如今他来要了两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脸说到：“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买给我的。好不好，打一顿撵在下房里睡去。当日有你爷爷在时，希图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论理我和你父亲是一辈，如今强压我的头，卖了一辈。又不该作了这门亲，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势利似的。”（哭）

王夫人：（叹）已是遇见了这不晓事的人，可怎么样呢。想当日你叔叔也曾劝过大老爷，不叫作这门亲的。大老爷执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儿，这也是你的命。

迎春：（哭）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从小儿没了娘，幸而过婶子这边过了几年心静日子，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不知下次可还回得来，见你们一面了！

宝玉拉着熙凤到无人处。

宝玉：熙姐姐，且容我问个明白，二姐姐贵为公府千金，侯门小姐，如何那孙绍祖就这样猖狂起来？竟将娇花当败草，凤凰当鸦雀，任意践踏，他的气焰从何而来？莫非我们贾家要败了么！

熙凤：（紧张）你满嘴胡说些什么？不过年轻的夫妻们，闲牙斗齿，亦是万万人之常事，何必说这丧话。你听着，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风声，倘或老太太知道了这些事，都是你说的。

宝玉：你别哄我，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宫里的老太妃死了，皇帝要立新太子了，卫家偏是跟着旧太子的，所以给抄了，孙家却得了势，所以你们想赶紧结了这门亲，保咱们贾家的根基，就顾不了二姐姐的死活了！

熙凤面目表情严峻，捂住宝玉的嘴。

熙凤：（声音颤抖）你要死了，这话可说得的！……心里明白就是了！咱们如今也只有赌一赌了，难道坐以待毙不成？那宫里的娘娘，尚且日子不好过呢！迎丫头再不好，也是孙家的少夫人，他敢怎的他？过两三年，养出孩子来，日子可不就过起来么？

紫菱洲，轩窗寂寞，屏帐翛然。

宝玉在此徘徊。

背景音乐响起。

# 22 紫鹃试莽玉

场景，荣国府门外。

湘云的轿子匆匆而去。

宝玉策马从后面追来。

宝玉：云妹妹，不要走！

湘云：（从轿子里探出头来）二哥哥，不是我想走，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你瞧瞧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说些什么？老太太也为难。（哭）二哥哥，以后你和宝姐姐、林姐姐，在老太太面前多替我费心，自己也多保重，权当我死了，不必记挂！

宝玉：（激烈地）云丫头，你不必管他们说什么！老太太虽然是贾家的人，也是你们史家的，你怎么住不得？你这样匆匆忙忙走了，叫我们怎么放得下心？云妹妹，和我们一起住吧！

湘云：二哥哥，卫家抄了，史家也抄了，我一无所有了，到如今才明白，林姐姐他寄人篱下的味道！我和卫公子现在正相配，料他不嫌弃我，我投奔他去。（哽咽）你别管我了，府里那起小人，因多嫌着我晦气，背后连老太太的脊梁骨都戳，何况与你？我走了，走了！

宝玉：云妹妹，云妹妹！…………

镜头转换。

贾母拄着拐杖，在鸳鸯等几个丫头的伏侍下，大骂。

贾母：我娘家统共就剩了这么一个丫头，他们还要耿耿于怀，还要来排挤！史家没了，我也不配当你们的祖宗了，我也走，你们就干净了！

鸳鸯等跪下，周围的人都跪下。

特写：湘云哭泣的面容。

湘云的轿子远去。

宝玉骑在马上发呆。

旁白：云妹妹就这样嫁给了卫公子，但是不久以后，卫家的结果出来了，连卫若兰在内，一应男子全部流放。宝姐姐托人带话说，云妹妹不顾劝解，竟然留书出走，要去湘西寻卫公子。

特写镜头：萧瑟的天地，远去的行人。

地点：王夫人房里。

贾政：（从外面进来，满脸泪痕）你快去禀知老太太，即刻进宫，不用多人的，是你服侍进去，娘娘忽得暴病，现在太监在外立等，他说太医院已经奏明，不能医治。

王夫人：（大哭）我的儿啊，我苦命的儿！

贾政：这不是哭的时候，快快去请老太太，说得宽缓些，不要吓坏了老人家。

寝宫里。

特写：王夫人、贾母、凤姐等围着元春哭泣。

熙凤：娘娘，娘娘，可还有什么话嘱咐家里的？

元春：告诉老爷们，早点……早点抽身退步才好…………

贾母等哭得更伤心。

旁白：我的大姐元春，就在一个凄冷的夜晚，悄然离开了人间。

场景转换，房间里。

王夫人痛苦。

王夫人：朝廷已经把卫家、史家抄了，咱们贾家跟着跟着也要来了，我还度量着有娘娘在，皇上想必手下留情，不至于一窝端，想不到这孩子在宫里，就先给生生逼死了！

熙凤：（陪哭）太太不问，这话我也不敢说，近来时常见老爷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我猜着必有缘故，如今太子已被废，木已成舟，悔也无益。依我想，咱们家素来交游甚广，二老爷又是个名声在外的，朝廷里人缘甚好，此时赶紧多打点了银两，四下去疏通，或还挽得回局势，保住咱贾家的根业。

王夫人：你这话说的极是，也该早点打算了，免得出了事措手不及，你快去和琏儿商量着办，多筹些银子来。

熙凤：是。

场景转换。

贾琏：多筹点款子？这贤惠的话儿你怎么说的出口？亏你想得到！钱呢，从哪里来？二老爷早就要在朝廷打点关系，天天逼索着我要钱，急得我就要卖祖坟，你还给我火上浇油！

熙凤：我日常当家，克扣了就说我刻薄，如今精穷了，怪那个去？现有对证，里头的账目一笔一笔的，那样不清清楚楚，你们外头的帐就糊涂到这样！爷们成日家花天酒地，聚赌嫖娼，骄奢淫荡，养老婆小子，无所不至，连丁吃了卯粮都不知道！

贾琏：你别跟我打擂台，眼下就有一笔急需要的款子，娘娘薨了，丧事虽然是宫里的，咱们也少得不要破费，从昨儿起，老太太、大太太、大老爷、二老爷那里就来了四五遍催我要钱，我到那里去弄了来！只有把巧姐儿卖了罢！

熙凤：你这还是作爷们的说出来的话！你要卖巧姐儿，不如先杀了我！大老爷那里的金银财宝呢？二老爷的古董字画呢？大太太、二太太，那个手里不捏着万儿八千的？还有老太太，金的银的都霉烂了，你为什么不去搬了来！

贾琏：你以为我没想到要再去求鸳鸯？只是上次的那几大箱子东西还没还回去，他又硬着头皮去说，怕不把老太太急死？没奈何，眼下只有一个应急的法儿，（回过身，盯着熙凤）你且把的私房借我一点，日后周转过来了再还你。

熙凤：我呸！你糊涂油蒙了心了！我一个月的月钱，在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通共一二十两银子，还不够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道到什么破窑里去了，如今倒落了一个放账破落户的名儿。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我真个的还等钱作什么，不过为的是日用处的多，进的少。这屋里有的没的，一年到头大小事情几百来件，白白填在里头。你在做春梦呢！要银子没有，就剩这几件衣服还值点钱，你拿去当了，明儿南安太妃来了，西平王妃来了，你叫我穿什么去！

贾琏：你当我是三岁孩子？你这会子别说一两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三五万，只怕也难不倒，如今你倒撇的干净，老太太、太太问起来，帐房为什么不支银子，你叫我怎么应对？这是贾家的事不？你不是贾家的媳妇？大难临头了，你还舍不得那点私房！

熙凤：放你娘的屁！我没钱，就是没钱！你们爷们在外面，这么多年一个子儿也没攒下来，反而把家里的底子都败光了，这会子等着钱救命，还舍不得自己的钱，打我一个妇道人家的主意！你当我王熙凤是好欺负的？我们王家那点不比你们贾家强？你就敢爬到我头上，作威作福起来了！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有这狗胆，你就拿了去！

平儿：二爷，二奶奶，都消消气，现在不是吵的时候…………

贾琏：小蹄子，滚开！（一把推开平儿，指着熙凤）泼妇，你等着，终有一天，我要你好看！（出去）

场景转换。

潇湘馆，回廊上，一片安详。

宝玉：昨日夜里，妹妹咳嗽可好了？

紫鹃道：好些了。

宝玉：阿弥陀佛！宁可好了吧。

紫鹃：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

宝玉：所谓“病笃乱投医”了。（伸手向紫鹃身上摸了一摸）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看天风馋，时气又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

紫鹃：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紧的那起混帐行子们背地里说你，你总不留心，还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

特写：宝玉在桃花树下石上一人托着腮颊出神，发了很久的呆。

雪雁回来，将人参交与紫鹃。

雪雁：姑娘还没醒呢，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坐在那里哭呢。

紫鹃：宝玉在那里？

雪雁：在沁芳亭后头桃花底下呢。

场景转换。

紫鹃：我不过说了那两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赌气跑了这风地里来哭，作出病来唬我。

宝玉：方才对面说话你尚走开，这会子如何又来挨我坐着？

紫鹃：几日前你们姊妹两个正说话，赵姨娘一头走了进来，我听你才说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

宝玉：也没什么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有不可间断，若只管和他要，太也托实。虽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个风声，只怕老太太和风姐姐说了，我告诉他的，竟没告诉完了他，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

紫鹃：原来是你说了，这又多谢你费心。我们正疑惑，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是了。

宝玉：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

紫鹃：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去，哪里有这闲钱吃这个。

宝玉：谁？往那个家去？

紫鹃：你妹妹回苏州家去。

宝玉：你又说白话。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夫姑母，无人照看，才就了来的。明年会去找谁？可见是扯谎。

紫鹃：（冷笑）你太看小了人。你们贾家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别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无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虽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故此接来住几年。大了该出阁时，自然要送还林家的。终不成林家的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林家虽贫到没饭吃，也是世代书宦之家，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在亲戚家，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这里纵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玩的东西，有她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她。他也将你送她的打叠了在那里呢。

特写：宝玉面色一震，半天不说话。

场景转换。

潇湘馆，紫鹃正伏侍黛玉吃药。

袭人：（满面急怒）你才和我们宝玉说了些什么？你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

黛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袭人：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连李妈妈都说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子都死了！

黛玉：啊？啊！…………（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呛出，咳嗽，喘气）

紫鹃：姑娘，姑娘别急。

黛玉：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

紫鹃：（哭）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顽话，他就认真了。

袭人：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顽话认了真。

黛玉：你说了什么话，趁早儿去解说，他只怕就醒过来了。

怡红院。

贾母：（向紫鹃发怒）你这小蹄子，和她说了什么？

紫鹃：并没说什么，不过说几句顽话。

宝玉一把拉住紫鹃，不放。

宝玉：你们别走，要去连我也带了去，我们生生死死在一起！

王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紫鹃：并没有什么，只是我同他玩笑，说林姑娘要回苏州去了，他就这样了。

贾母：（流泪）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顽话。（向紫鹃）你这孩子素日最是个伶俐聪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作什么？

薛姨妈：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姊妹两个一处长了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吃一两剂药就好了。

婆子：林之孝家的，单大良家的都来瞧哥儿来了。

贾母：难为他们想着，叫他们来瞧瞧。

宝玉：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

贾母：打出去！

熙凤：还不吩咐都打出去！

贾母：（安慰宝玉）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没了，没人来接她的，你只放心吧。

宝玉：凭他是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林的！

贾母：没姓林的来，凡姓林的我都打走了。（吩咐众人）以后别叫林之孝家的进园来，你们也别说“林”字，好孩子们，你们听我这句话吧！

宝玉一眼看见了什锦格子上陈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

宝玉：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湾在那里呢。

贾母：快拿下来！

袭人忙拿下来，宝玉伸手要，袭人递过，宝玉便掖在被中。

宝玉：可去不成了！（死拉着紫鹃不放）

特写：深夜，紫鹃陪在宝玉旁边。

宝玉：（梦中叫）林妹妹已经去了，去了！（哭）

紫鹃：你又做噩梦了，快醒来吧，林妹妹还在呢。

宝玉：（醒来，拉住紫鹃，哭）好紫鹃，我竟不知道我在那里！迷迷糊糊的，只仿佛记得林妹妹不在了，我的心像是没了，活不得了！（大哭）

紫鹃：二爷，说了你在做梦呢，林妹妹好好的，怎么会没了？仍在呢，方才还打发了雪雁来问你好。

宝玉：你别哄我，我知道林妹妹没了，我恨不得把这心挖出来，我活着也没意思了。（哭）

紫鹃：二爷快别混说这话，等林姑娘听了，又要生气。

镜头转换。

潇湘馆里，黛玉正披衣就着烛光，在手帕上写着什么。

背景音乐奏响。

画外音：恍恍惚惚，我记得他们都没了，秦钟，可卿，大姐姐，晴雯，四儿、五儿、芳官、藕官、二姐姐、云妹妹，他们都去哪里了？偌大个园子，到处都冷冷清清，我转啊转的，竟一个人都没了，只剩下了林妹妹，只我到处找他，然而也从那时起，我开始隐约想象没有她，想象这过去从未能想象之事————这个世界上，竟然没有他。终于有一天，回归我原始的、最初的、永恒的寂寞————这个世界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这是一个，悠久，漫长的噩梦，我祈祷着早日醒来，阳光再度灿烂，我再度，看到他们。

特写：怡红院，外面风光秀丽，明媚，艳阳高照。

紫鹃：二爷今日可大好了？

宝玉：（笑）嗯，可不是好了！（望着紫鹃）你为什么那样唬我？

紫鹃：不过是哄你玩的，你就认真了。

宝玉：这却也不尽是顽话，我只一想起林妹妹或许没了，我就忍不住要伤心。

紫鹃：只怕都是口里的话。你如今也大了，连亲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亲，你眼里还有谁了？

宝玉：谁定了亲？定了谁？

紫鹃：年里我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下亲姑娘呢。不然那么疼她？

宝玉：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顽话，他已经许给梅瀚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还是这个形景了？先是我发誓赌咒砸这劳什子，你都没劝过，说我疯的？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你又来怄我。（出神，流泪）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

紫鹃：（忙上来替他擦泪）你不用着急，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来试你。

宝玉：我心里急也罢了，你又着什么急？

紫鹃：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极好，比她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比要跟了她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若去，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设出这谎话来问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

宝玉：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别再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趸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紫鹃：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了。

宝玉：正是这话，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去吧。

潇湘馆。

夜里，黛玉和紫鹃睡在一起。

紫鹃：宝玉的心倒实，听见咱们去就那样起来。（停了半日）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

黛玉：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

紫鹃：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人？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称心如意呢。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黛玉：这丫头今儿不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沃明儿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

紫鹃：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去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亏，又有何好处？

旁白：紫鹃回去了，然而我的心从那日起再也静不下来了，恍恍惚惚，总是有个人在梦里走出来，像个幽灵一样俯近我，对我低语：你林妹妹，回苏州去了。……也就从那时起，我隐约觉悟到，我必须，开始，尝试，想象，没有她的日子，这噩梦从那日起，就如影随形，令我忍不住哭，并不只是他的眼泪葬我的，我的眼泪也快要流尽了。

# 23 探春远嫁

厅堂里。

熙凤走进来，看见王夫人、贾政等都在一起，个个面带悲戚。

王夫人：你来得正好，告诉你，南安王爷和你舅舅在海疆打了败仗，王爷被番兵活捉了去，你舅舅这就要回京领罪了。（哭）

熙凤：啊？（掩面痛哭，半晌）太太看，有什么要吩咐我办的？

王夫人：（含泪）明儿你先回娘家一趟，打探下风声，两家好商议对策。还有一件事，（停顿）朝廷要议和，说要把南安太妃的女儿送去和番。

熙凤：南安郡王统共就一个妹子，要她嫁去和番，怕她不大肯罢？

王夫人：（哭）所以南安太妃要认个义女，看中我们家的三姑娘了，（大哭）这事，却叫我怎么跟老太太去会！

熙凤怔了片刻，也哭了起来。贾政叹了口气，走开了。

场景转换。

四周无人。

王夫人：方才我见你给我使眼色，却是为什么？

熙凤：（走过去）太太，昨儿孙家打发人送信来，催大老爷还他银子，不然就要为难咱们二姑奶奶，太太可知道么？

王夫人：我的心都乱了，那里还管他们的帐！

熙凤：现在形势很不好，朝廷要保新太子，皇帝迟迟没动咱们家，主要是因为舅老爷手上还有点兵，怕把他逼急了造反，现下舅老爷就要班师回朝，皇帝还顾忌什么呢？大老爷是不省事的，二老爷怕乱了军心，使全家慌了，不肯挑明了说，太太自然都是明白的。如今南安太妃既然看中了三姑娘，依我看，这倒未必不是件好事，就使他去，岂不是为朝廷立了一大功？皇帝见咱们家出了两个王妃，怕也念到是开国功臣之后，发动慈悲，或许放了咱们家也未可知，纵使没这样的好事，他总不好在三姑娘起程前就动手，咱们还多点儿时间，可以托人打听，慢慢回旋的。（哭）

王夫人：这话很是，但三姑娘虽然不是我养的，素日里也和我亲生女儿差不多，如今为了一家老小，把它一个年轻姑娘家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叫我怎么忍心？况且这话也难回老太太去，所以我为难。

熙凤：（陪哭）不妨事的，我瞧着三姑娘是个明白人，我去跟他把眼下的难处说说…………

王夫人：也只好这样了，可怜的孩子！（哭）

场景转换。

熙凤正要出门。

平儿：二奶奶，三姑娘来了。

熙凤：快请进。

探春走进来，面色沉静，神容端庄。

熙凤：今儿怎么想着到我这里来了？

探春：二奶奶不正要去看我吗？

熙凤：…………

两人对视。

熙凤：你…………你都知道了。

探春：贾家的福，我享得起，贾家的难，我也当得起！

熙凤：三姑娘…………

探春：你们不必瞒我，这几年来，府里的变故，我不是不知道。先时你千方百计地省俭，后来连老太太的东西都运出去了，家里的奴仆，也多有卷带银两逃跑的，太太奶奶们的金银首饰，只见当出去，不见赎回来，可见得气数慢慢尽了。那甄家、卫家、史家都给抄了，咱们若不赶紧应变，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会子把我送出去，我自谋生路，也管不得你们了！（落泪）

熙凤：三姑娘，难得你深明大义……只是委屈你了。

探春：你不用发愁，这些天，我自是欢欢喜喜的，不使老太太担忧，还有，我的妆奁也不必丰厚了，朝廷自然有预备的，若没有也很无妨，到了那边自然又是一番天地，只容许我把侍书等几个丫头带走就是了。

场景转换。

特写一：宝玉、黛玉、探春等人在一起，落泪不止。

特写二：贾母落泪，王夫人等从旁劝解。

贾政：老太太不用担心，听说那边的人，眼珠倒是黑的，模样儿…………也不甚古怪，看他们的使者，谈吐倒也清晰。

贾母：怎么宝玉也要跟着去？

熙凤：朝廷的规矩，出嫁的郡主，兄长例行是要送的，琏二爷到南边办事去了，只好让宝兄弟送三丫头一程。

场景转换。

宝玉去拜别亲友。

蓼风轩里，妙玉和惜春正在下棋。

妙玉：你这个“畸角儿”不要了么？

惜春：怎么不要，你那里头都是死子儿，我怕什么。

妙玉：且别说满话，试试看。

惜春：我便打了起来，看你怎么样。

妙玉：看看这个，这叫做“倒脱靴势”。

宝玉：哈哈，四妹妹给难住了。

惜春：你这是怎么说，进来也不言语，这么使促狭唬人，你多早晚进来的？

宝玉：我头里就进来了，看着你们两个争这个“畸角儿”（向妙玉）妙公轻易不出禅关，今日何缘下凡一走？

惜春：二哥哥，过两天就动身了吧，行李可都收拾好了？

宝玉：多谢四妹想着。

惜春：（微微一笑）我并没有想着，不过随口那么一问罢了，你们也不必再来辞我了，免得两下里挂心。

妙玉：我来的久了，要回庵里去了。

惜春送妙玉至门口。

二人离了蓼风轩，弯弯曲曲，走进潇湘馆，忽听得叮咚之声。

妙玉：哪里的琴声？

宝玉：想必是林妹妹在那里抚琴呢。

妙玉：原来他也会这个，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

宝玉：咱们去看他。

妙玉：从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

宝玉：我原说我是个俗人。

二人走至潇湘馆外，在山子石坐着静听，甚觉音调清切，只听得低吟道：

（画外音）

子之遭兮不自由

予之遇兮多烦忧

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

思古人兮俾无尤

妙玉：何忧思之深也！

宝玉：我虽不懂的，但听他音调，也觉得过悲了。

（画外音）

人生斯世兮如轻尘

天上人间兮感夙因

感夙因兮不可缀

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如何忽作变徵之声？音韵可裂金石矣，只是太过。

宝玉：太过便怎么？

妙玉：恐不能持久。

突然听到弦蹦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

宝玉：怎么样？

妙玉：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

场景转换。

潇湘馆里。

黛玉正在看信。

（画外音，宝钗的声音）

妹生辰不偶，家运多艰，姊妹伶仃，萱亲衰迈。兼之声狺语，旦暮无休。更遭惨祸飞灾，不啻惊风密雨。夜深辗侧，愁绪何堪。属在同心，能不为之愍恻乎？回忆海棠结社，序数清秋，对菊持螯，同盟欢洽。犹记“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之句，未尝不叹冷节遗芳，如吾两人也。感怀触绪，聊赋四章，匪曰无故呻吟，亦长歌当哭之意耳。悲时序之递嬗兮，又属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独处离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忧？无以解忧兮，我心咻咻…………

黛玉在沉吟。

宝玉走进来。

宝玉：林妹妹，我这一去，你自己多保重，凡事…………总要宽点心才好！

黛玉蓦然。

紫鹃：宝二爷放心，姑娘这边有我照看着呢，老太太天天打发人来看两三次，送了上等燕窝，又开了丸药方子来配人参养荣丸，那样好的参膏芦须，老太太尤嫌不足，拿私房叫人到外头再买好的，有老太太这样疼她，二爷还担心什么呢？况且大奶奶、琏二奶奶，时常也来看他的，也不至于太冷清。

宝玉：妹妹进来睡得可好些了？

黛玉：好些了。

宝玉：我知你一年之中，大约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满足的，夜间睡不好，精神自然就短，气血亏虚，怎么怨的病不好？好妹妹，你若是为我着想，就安心吃药调养，等我回来…………

黛玉：我知道了，你不必多说。

宝玉：（呆呆地看着他，半晌）闷了的话，就去找袭人他们玩去，横竖我很快就回来了，好妹妹，那时自然…………

黛玉：（泪下）你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你去吧，早些回来就是了。

紫鹃：宝二爷，看你又惹姑娘伤心了，你就放心去吧，想着家里就好了。

宝玉微微一笑。

场景：探春远嫁。

探春拜别南安太妃和亲众，和宝玉一起登船远去。

背景音乐奏起。

场景转换。

王夫人正和熙凤在一起念叨着什么。

王夫人：屈指算来，他们也该快到海上了，宝玉也该返程了。

熙凤：太太不用担心，有官兵护送着，出不了事的。

薛姨妈哭着跑进来。

熙凤：姑妈！

王夫人：妹妹，怎么了？

薛姨妈：姐姐，帮帮我！

熙凤：姑妈，有话慢慢说，究竟什么事？

薛姨妈：（定了定神，才缓缓说道）自从娶了夏家的小姐，家里就天天不得安宁，他嫌秋菱生得太好了，变着法儿整死了他，又想摆布蟠儿。今天好端端的，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又打起来了，蟠儿在外头吃了酒，未免卤莽些，把个夏小姐打在地上，那夏小姐赌气撒泼，专会寻死唬人，先前也没人理会他，不曾想进去一看，人已经死了！（哭）这可如何是好？

王夫人：人命关天，这…………

熙凤：（笑）原来是为这个，我说姑妈也不必过虑，那夏家是什么东西？家里不过一个寡母，在朝廷一无靠山，二无内应，能搅出什么浪来！贾家虽不十分富贵，这点权变还是有的，叫他们只管闹去，自有本事收拾得了他们。

王夫人疑惑地看向熙凤。

薛姨妈破涕为笑。

薛姨妈走后。

王夫人：这可不是小事，现在贾府岌岌可危，自身难保，那里管得了他们的人命官司！况且夏家也是名门望族，了结此案谈何容易，你怎么那么大的口气？

熙凤：太太，当初在宫里，我见你望向娘娘，几次欲言又止，大约事项提…………宝兄弟的婚事吧？

王夫人：是这话没错，只是老太太那边………………

熙凤：如今比不得往常了，有些事情，熙凤也就大胆说出来，还望太太莫怪。

王夫人：好孩子，你只管说吧！家里这样了，宝玉又还没出息，我不靠你，却去靠那个！

熙凤：（含泪）我想太太的意思，定是想要宝玉娶宝姑娘的，老太太偏不依，拖着不提，耗到如今，薛大爷犯了这事，宝姑娘待选入宫的事黄了，他年纪也不小了，比她小的琴姑娘、云姑娘，还有岫烟姑娘，都陆续嫁了，他的婚事如何拖得起？宝玉也早该提亲了，不过是老太太看着林姑娘身子单薄，欲令她调养好，所以迟迟不提，心想宝姑娘一年大似一年了，薛家自然就给他另找婆家了，太太呢，大约总想着娘娘做主，谁曾想娘娘一言半字都没留下来，就薨了。（哭）

王夫人：依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我看老太太的心意，还是没变。

熙凤：太太，若照老太太的心愿，只要宝玉高兴，由着他的性子，爱娶哪个就哪个，先前咱们家威赫赫时，倒也不妨事，不过多费点银子给林姑娘做妆奁，再多请医生熬药就是了，也不指望他来管这个家，不指望他劝宝兄弟上进，横竖现成的功名在那里，乐得让他们自在。只是如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贾家都快没了，别说称心如意了，单他们的小命就未必还保得住。

王夫人边听边点头。

熙凤受到鼓励，继续说下去。

熙凤：娘娘以前也多有暗示，贾家有权，薛家有钱，结这门亲事是最合适的，况且如今牵连到政治，薛家世代皇商，抄也抄不到他家头上去，纵使贾家不幸遭了难，也连累不了他们，宝兄弟娶了宝姑娘的话，他这一脉的气数，还可以保的住，想起宝兄弟从小就丫头、奶妈、捧凤凰似的养大，那里耐得了贫穷、凄凉！不叫他娶宝姑娘，可怎么样呢？

王夫人：（含泪）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想的这样周全！既如此，老太太那里，还得你去说………………

熙凤：老太太那里，自然要去说的，但依我看，最要紧的还是宝玉那里…………太太瞧他往日的光景，没了林姑娘，他可还活不活的成？

王夫人面露疑惑。

熙凤：他若不肯和林姑娘分开，那咱们纵使用巧计，或则请老爷来逼着他，都没用的，这呆子万一想不开，咱们的苦心就都算白费，不但害了宝姑娘，也是贾门的不幸了，没保住这条血脉，并且叫林姑娘白白送命，（哭）怎么都得跟他摊开来，明白地讲才好，问问他，可顾惜一家老小的性命，替贾家挑蛰伏担子，横竖贾家亡了的话，林姑娘也没处存身，他也没处活了。

王夫人边听边点头。

场景转换。

潇湘馆。

黛玉朦胧入睡，她梦见…………

一个小丫头走进门来。

丫头：老太太、太太都在等你呢。

黛玉莫名其妙地跟着她去。

贾母：好孩子，你过来，我素日带你如何？

黛玉：（笑）老太太怎么说起这话来了？你是我的外祖母，待我自然是极好的了。

贾母：（颤巍巍的）如今我也老了，不见你们两个玉儿成婚，我是难闭这眼了！孩子，贾家势败了，我保不住你们，要保全你们，只有替你们各择一门好亲事。

周围众人虎视眈眈。

黛玉：（双膝跪下）老太太，我也知道自己住在这里，白吃白用惹人嫌，只因有你老人家在，我才住得略有点安心，你若是赶我出去，外孙女儿就无立足之地了！（哭）

贾母：快别糊涂了，我这都是为你们好，现如今有一门极好的亲事在等你，北静王的王妃没了，他向来听人说，你是个绝色的，才貌双全，因此立意要娶你去续弦，一去就是正房夫人，他家也不愁银子，必然治好你的病，好孩子，你就听外祖母的话，嫁过去吧！

黛玉：老太太！（痛苦）我不去，不去！从今儿起，我情愿搬出去自立门户，不使这里分外的闲钱，自做自吃，也是愿意的，只求老太太做主，别把我嫁了外人。

贾母：你如何老想着那点儿私情？该醒醒了！我替你俩愁了这么多年，今儿看来，只有分开嫁娶才妥当，不至于树倒猢狲散，满门覆灭，你且回去歇着，我要不明理，我也没这个心肠了。

黛玉：老太太！你嫁我出去，就是送我的命。你向来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紧急的时候怎么全不管！不要说我是你的外孙女儿，是隔了一层了，我的娘是你的亲生女儿，看我娘分上，也该护庇些。

贾母：鸳鸯，你来送姑娘出去谢谢，我倒被他闹乏了。

黛玉昏昏沉沉地走出去，突然看到宝玉站在面前。

宝玉：妹妹大喜呀。

黛玉：二哥哥，原来你在这里！（哭）你快带我走，这里住不得了！

宝玉：我怎么带你走？满世界，那里是我们的容身之地？你安心去做你的王妃罢！

黛玉：宝玉，我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

宝玉：我怎么无情无义？你既有了人家儿，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

黛玉：（哭）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谁去？

宝玉：你要不去，就在这里住着，你原是许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我待你是怎么样的，你也想想。

黛玉：我是死活打定主意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

宝玉：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

说着，宝玉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只见鲜血直流，黛玉吓得魂飞魄散。

黛玉：（大哭）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你先来杀了我吧！

宝玉：你看看我的心，你看看我的心，你看看…………（声音越来越大，终成回音）

黛玉：啊，啊！…………（放声大哭）宝玉，宝玉，宝玉！————

紫鹃朦胧的声音传来。

紫鹃：姑娘，姑娘，怎么魇住了？快醒醒儿脱了衣服睡吧。

黛玉醒来，犹自泪流不止。

紫鹃：（给她捶）姑娘啊，歇歇儿吧，养养神，别尽着想长想短的了。

黛玉泪如雨下，开始呕吐。

画外音：

（宝玉的声音）

你原是为了我，才到我们这里来的，你是为了我…………我怎样地待你，你又怎样…………

场景转换

大海上。

宝玉站在甲板上，风吹动他的斗篷和头发。

茗烟：二爷，总算返程了，不用两个月，就可以到家了。

宝玉点头，微微一笑。

突然，那边传来骚动，几个随从惊慌失措的跑来报信。

随从甲：不好啦，海盗！

随从乙：遇到海盗了！

宝玉张望过去。

一艘大船正向他们靠拢，船上的人在对他们放箭。

茗烟：（惊叫）二爷，怎么办？

宝玉：（镇定地）打赢了，咱们就回家，打不过，就做阶下囚。

场景转换。

甲板上满是鲜血和尸体。

一个海盗把剑逼向宝玉：突然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叫。

宝玉站在原地不动。

海盗的青年头子向他走过来。这青年身材修长，长发在风中飘舞，蒙着面。

海盗甲：大王！这…………这个人………………

青年：（向宝玉望，上下打量，片刻）贾、宝玉？

宝玉：（也向他望，愣了半晌，嘴唇干燥、艰涩）你……甄……宝玉？

青年取下面罩，露出一张和宝玉酷似而历经风霜的脸。

青年：不错，我就是甄宝玉！江南甄家全体女眷都被贩卖为奴，男眷流放的流放，砍头的砍头，就剩了我一个。

宝玉：你好，（勉强浮现微笑，大量他）你好像过得…………不错。

场景转换。

甄宝玉和贾宝玉在船舱里对饮。

甄宝玉：老弟，大约想问，我怎么这般出息起来了，是吧？岂不闻，“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自从逃亡之后，我先杀了我那狼心狗肺的二姐夫，又杀了几个不象话的亲戚，杀得眼红心痒忍不住，索性把仇家都灭了，单剩了皇帝老儿，暂时还没去结果他。（望宝玉的神情，不由得大笑）怎么，怕了？你别问我为什么这么厉害，日后你自然知晓，届时你少不得也和我一样。

宝玉：（沉吟）我看你…………有点面熟！

甄宝玉：（凑近他）我也是！（继而大笑）来来，干了这一杯，给宝二爷压惊！

场景转换。

宝玉及若干随从乘船出发。

甄宝玉站在甲板上望向他。

宝玉向他拱手。

甄宝玉忽然大叫。

甄宝玉：神瑛侍者！（神情怪异）我本来很讨厌你，该杀了你！可是，你和绛珠仙子，好不容易在人间团员了，恭喜！你好好待他！

宝玉只觉得莫名其妙。

宝玉的船扬帆远去，甄宝玉的船也不见影子了，大海茫茫，波涛汹涌。

（闪回）

大海上，大海上，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在一起嬉戏，追逐。

（闪回结束）

宝玉茫然的面容。

# 24 宝黛分离

潇湘馆。

黛玉正在写着什么。

紫鹃：姑娘，宝姑娘来看你了。

宝钗走进来。

宝钗：看你，病着，精神还不好，又弄这个！等大安了，有多少诗不能做，非得这会子伤这个精神。

黛玉：只这么闲着，也怪闷的，比不得姐姐，一家子忙里忙外，姐姐今儿怎么有空来这里？

宝钗：自然是来看看你们了，另外……也向姨妈打听一下我哥哥的消息。（转换话题）颦儿，一起出去走走吧，老呆在屋里，怨不得人怎么不闷？

黛玉、宝钗、紫鹃、莺儿等一起出去。

黛玉：前儿听说，四姑娘吵着要去做尼姑，姐姐还是劝劝她吧，只听你的话，他还听些。

宝钗：我也曾去劝过，他若是心志坚决，纵劝也不依的，比如云妹妹……（叹息）这也是各人的缘法了，原强不得的。

黛玉：云妹妹那边，还得姐姐多费心，着人多方寻访才好。

宝钗：自然，焉有不管他之理。妹妹也要多保重，别使人担忧。时候不早了，我回去了。

黛玉：我想歇一歇，紫鹃，替我送送宝姐姐，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紫鹃：好，我就回来。

紫鹃送了宝钗、莺儿两人离去。

黛玉先在石头上坐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园子里散步。

傻大姐在园子里哭。

黛玉走过去。

黛玉：你好好的为什么在这里伤心？

傻大姐：林姑娘，你评评这个理，我担心宝二爷，我就多说了一句话，我姐姐也犯不着就打我呀。

黛玉：你姐姐是哪一个？

傻大姐：就是珍珠姐姐。

黛玉：你叫什么？

傻大姐：我叫傻大姐儿。

黛玉：你姐姐为什么打你？你说错了什么话了？

傻大姐：为什么呢？就为了宝二爷遇到强盗的事情。

黛玉：你……你方才说的什么？可是胡说，宝二爷好好的，怎么碰到强盗了？

傻大姐：我没胡说，跟着宝二爷去的李贵逃回来了，说全船人都死了，只他被打昏了过去，等醒来时，看到已经被打劫空，船上，水上全是死人…………

黛玉：那…………那宝二爷呢？

傻大姐：所以我就说，宝二爷怕也死了，我姐姐就打我！（哭）

黛玉面如死灰。

傻大姐：林姑娘，你怎么啦？

黛玉踉踉跄跄地走开，颜色雪白，身子晃晃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园子里东转西转。

紫鹃：姑娘！林姑娘！姑娘！……你到哪里去了？

特写：黛玉突然走得快起来了。

紫鹃：姑娘！（追上来，扶住黛玉）

特写：黛玉扑倒在桥栏杆上，吐出一口鲜血。

紫鹃：（害怕地）姑娘，我们回去吧。

黛玉：我……我找宝玉去。

紫鹃：姑娘！宝二爷他不在，他还没回来呢。

黛玉：我……我找宝玉去！我找宝玉去！…………

场景转换。

黛玉卧病潇湘馆，气息奄奄。

宝钗走进来。

紫鹃泪流满面，拉着宝钗到了外间屋。

紫鹃：求求你，宝姑娘，我知道你能行，你救救我们姑娘！

宝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前儿还好好的！

紫鹃：不知道这个冤家，在外面听了什么风声，回来就不吃不喝，也不用参，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蹋起来，老太太打发人来看过好几次了，任人说，他只不听，老太太也急坏了！

宝钗：（沉吟片刻）他莫不是听到宝玉遇劫的消息呢？颦儿呀，颦儿，你是非要把自己怄死了才心甘么？

紫鹃：（扑通一声跪下）我求求宝姑娘了，你救救我们姑娘！

宝钗：你起来，起来。（沉吟）解铃还须系铃人，为了救他的命，说不得，咱们就做一场戏，莺儿，咱们去找鸳鸯姐姐，求他如此如此，方可解开这痴丫头的心结。

紫鹃：如何是好呢？

宝钗：呆会儿我仍过来，只叫鸳鸯姐姐突然进来喊我，说宝玉的家信到了，太太看了，欢喜的晕了过去，要我赶快去看视，我自然问他，怎么宝玉又找到了，他便会编出话来，故意说给那呆子听，可不就好了么？

紫鹃：要如此方好，多谢宝姑娘了。

场景转换。

厅堂里。

任务：王夫人、贾政、赵姨娘、贾环。

王夫人：（满面怒色）混帐东西，你刚才和环儿在外头鬼鬼祟祟说些什么？

赵姨娘：我……我没说什么啊？

王夫人：我分明听见你咒宝玉死！你看我这个儿子不顺眼很久了，以为宝玉死了，家产就都归环儿了？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我忍你很久了，今天请老爷当面评评这个理，这样不知廉耻，不分尊卑的人，还留不留得他们！

赵姨娘：（哭）冤枉啊，我……我不过是环儿说些玩笑话，我那里咒宝玉死啊？老爷，你要为我做主啊！

贾政：（上前）你这泼妇，实在太可恶了，带上你的包裹，马上滚出荣国府！

赵姨娘：（哭天抢地）老爷，我不去啊，我好不容易熬了这么多年，养了一个花骨朵似的女儿，给你们嫁去何勤了，又养了环儿，他再不成器，也是你们贾家的根啊。

贾政：环儿也一起滚！贾家没有这样的不肖子孙！

左右发出轻微的惊异声，被贾政凶狠的目光逼退，赵姨娘和贾环被连拖带架，拉了出去。

玉钏：太太，宝姑娘来了。

宝钗路过，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王夫人：（脸色苍白）宝姑娘请坐。

宝钗：谢姨妈赐座。

王夫人：蟠儿那事，你姨父已经托人到刑部去打点了，料不妨事的。

宝钗：多承费心，宝钗感激不尽。

突然：熙凤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王夫人：怎么了？

熙凤：（满面憔悴和欣慰）……宝……宝玉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王夫人：啊？

贾政：（吩咐左右）还不快去禀报老太太，使老太太听了欢喜。

场景转换。

宝玉和几个小厮一起，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赶回来。

宝玉面色憔悴。

特写：潇湘馆里，黛玉正拿着旧手绢，痴痴地想着什么。

紫鹃：林姑娘，宝二爷就要回来啦。

黛玉点头，落泪。

宝玉和黛玉的面容交替闪回。

白发苍苍的贾母，亲自在大堂门口迎接。

一家人把宝玉包围住。

王夫人、贾政、贾母、李纨、凤姐、袭人、宝钗等人悲喜交加的面孔。

夜里：贾政、王夫人、贾母、凤姐四人把宝玉单独叫进屋子里。

很久以后，宝玉才出来。

袭人：二爷，回来这半日，还没进怡红院的门呢，走吧。

宝玉和他一起走在路上。

宝玉往潇湘馆拐。

袭人：你林妹妹已经睡了，况且身上不好，改天再去看她吧。

宝玉：你不用管，你先回去。

袭人：二爷！

宝玉直接走进了潇湘馆。

无数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镜头交错着在宝玉面前展开。

镜头一：空荡荡的潇湘馆，宝玉在大声呼唤：“林妹妹！”

镜头二：黑灯瞎火的潇湘馆，黛玉孤苦伶仃的躺着。

镜头三：宝玉和黛玉互相对视着，眼泪不住地从他们的眼里淌出来。

无数破碎的镜头拼凑在一起，又散开。

画外音：

（宝玉）

弱岁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黛玉，幽怨）

瓢之漂水奈何？

（宝玉）

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

（黛玉，哀怨）

水止珠沉，奈何？

（宝玉）

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

画外音：宝玉、黛玉的呜咽声。

接下来，是紫鹃的呜咽声，在夜色背景下，显得格外凄惨。

特写：深夜，宝玉从潇湘馆踉跄着走出来。

宝玉回到怡红院，扑在床上，大口地呕吐起来。

麝月：不好了，二爷吐血了！

袭人：你慌什么，老爷、太太已经够烦的了，为这点子事还惊动他们？快去熬药汤，我给二爷换衣服。

特写：宝玉躺在床上，面色惨白。

袭人：（含泪）二爷，你就吃一口吧，这个家，全指望你了！

宝玉闭了闭眼。

贾母、王夫人、贾政、凤姐等人的哭声在脑海里响起。

宝玉再度闭上眼睛。

（闪回）

王夫人：我的儿！家里已经朝不保夕，纵使你不在乎，叫这一家大小可怎么办呢？难道眼见着你老子娘砍头的砍头，流放的流放，你也不去探一下监？

（哭）

熙凤：和北静王说好了，等你与宝姑娘一结婚，就来聘下林妹妹。宝兄弟，你是个爷们，老爷、太太将来全靠你，惟有这样联姻，贾府还存有复兴的希望。（哭）

（闪回结束）

世界陷入一片漆黑中。

# 25 黛死钗嫁